

“经济沟”，这是我们的希望

被访人：刘书玲（玲），刘冬儿（冬），葛小妍（葛）。

访谈人：张喜阳，李家福等（问）。

时间：1997年8月2日。

地点：黄龙寺龙塘刘书玲家。

记录：尚绪芝。

录音整理：尚绪芝，杜芳琴。

刘书玲，40岁，住在龙塘，妇女小组长，没上过学，但是她是社区的活跃分子，自愿组成妇女包山小组，还自学接生，热心助人，我们第一次到黄龙寺举行妇女小组长座谈会时，她就提出想养兔子，这次来到她家，见到一窝兔子。她非常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两次访问。

问：请您再详细地作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玲：好。我叫刘书玲，1958年生，今年40岁。23岁上结婚，嫁到龙塘，丈夫今年45岁。现在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在岭西读初三；二的是男孩，在岭西读初二。我小时候没上过学，家里有兄妹6个，上面有1个哥哥，1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1个妹妹。

问：小时候为什么没上学呢？

玲：我娘家兄妹6人，爷爷是个瞎子，瘫了8年，娘身体不好，我经常帮家里做家务，家庭条件不行。我也想上学，跟同学往学校

里跑,被父亲追回,回到家里就闹情绪,一哭就哭一天(哭)。那时爸爸给队里放羊,我给爸爸送饭,每天挣2分。那时男劳力争10分,女劳力争6分。那时家里8口人,到年底还欠队里的钱,没有什么办法,多挣1分是1分。现在我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常鼓励他们好好上学。山里供孩子上学太苦了,根本上不起学。我这两个孩子上学要骑40里路的车,县委李书记知道我们家里的困难,就资助我们儿子上学,每学期给30元,还给些衣服,买些学习用品等。李书记常给我儿子写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有一次,李书记到学校看我们儿子,看到他盖的被子太薄,就把他的棉衣脱下来给了我儿子。我们非常感谢他,感谢党。我们常教育孩子,应对得起李书记。

问:您和丈夫是怎样认识的?你们那时时兴什么彩礼?

玲:是媒人给介绍的,那时也不时兴搞对象,也不算是包办,父母同意,自己也同意。那时不时兴什么彩礼,定下来后男方给女方买身衣服就算定了。他们家也挺穷的,父子俩过日子,他8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爸是个援朝志愿兵,把他自己撂在家里。我结婚那会儿,我爸什么都不要;结婚后,我爸还是支援我。进门后,公公和我们一起生活,现在公公已经去世了。

问:你头胎生了个女孩,感觉怎样?咱这村里有因为生男生女态度不一样的吗?

玲:我当时思想挺想得开的,男孩女孩都一样,丈夫也不嫌,公公也不嫌。村里也有生男生女不一样对待的,很少。

问:你丈夫兄弟们什么时候分家的?

玲:他们兄弟分家时,他还上着学。他爸爸是退伍军人,有点补助费,全供他儿子上学了。他上到高中,其他兄弟中他二哥上过学,现在是小学教师。那时上学没有钱。我经常给我的孩子讲,那时你爸爸上学更艰苦,也是上岭西,都是走着去。像我就感觉,家里虽然穷,跟丈夫公公过得挺好的,感觉也挺开心的。

问：你们兄弟姐妹妯娌的关系怎么样？

玲：都挺好的，与他家的兄弟姐妹都挺好，与我娘家的兄弟姐妹也挺好，互相帮助呗，与街坊邻居也是互相帮助。反正这会儿都是别人帮助我，我也帮不了别人。

问：你家的经济收入有哪些？

玲：主要靠他爸打工，一般去山西阳泉。我在家里采草药、养猪、养兔。去年我们家养了1头猪，自己没有吃，全卖了，剩了点油。去年算在一起收入有3000多块。他爸在外面打工挺不容易的，每天挺辛苦的，挣10多块钱。他爸身体不太好，有胃病，还是撑着，为孩子上学。实在支持不住，就对包工头说，回来休息一段。有一次，在石家庄坐火车时晕倒了，遇到好心人在火车上抢救，醒来后，知他是因身体不好从山西回家，多亏了高碑店的一位老大哥，给找水找吃的，非要送他爸回家。他爸说不用送了，这就很感谢了。后来把他爸送到车站，他爸找他要地址，那位老大哥还说：兄弟，出门在外，谁也免不了帮谁。他爸说：老大哥你救了我一命，怎么也得把地址留下。后来这老大哥下车时把地址写给他了。他爸一到家，就哭了，孩子们问清后也跟着哭，我也跟着哭。后来，让儿子写了封感谢信，这位老大哥的妻子还写了封回信，后来我们又写了信，一直没回信，但内心到现在仍有愧疚感，非常感谢那位老大哥。

问：你们这有集吗？

玲：有，龙塘有集。集上有买菜的、卖肉的；有卖的也没人买，一般家里都养猪，条件好的把猪宰了腌腊肉，条件不好的把肉都卖了，去年我们家就把肉都卖了。我儿子问我：妈，你把肉都卖了，咱们吃油怎么办？我说，你爸和你们姐俩都在外边，家里就我自己，怎么都说好，你们只要对得起妈妈这片心。李书记也不知怎么知道我们没有油，这次来给我们捎来10斤油。孩子们在学校里是喝菜汤，吃馒头，一周花10块钱，吃一份菜5毛钱，也舍不得买，5毛

钱能喝两顿汤。

问：农忙时，忙不过来怎么办？

玲：找妯娌、邻居、亲戚、朋友帮忙。

问：与县里的领导、乡里的领导熟悉吗？

玲：不熟悉，接触得也不多，咱这穷老百姓。要不是县里的李书记帮助我儿子，也不能认识。

问：你对外界的帮助怎么看？

玲：哪儿哪儿来的培训的，谁也挺关心的，谁也挺愿意的，愿意听你们讲讲呀，了解咱家庭情况，谁也挺爱好的。咱这农村就是不懂事。现在什么都讲究科学，听你们一讲，心里可明白啦。

问：你最远去过哪儿？

玲：去过保定，去看病。当时丈夫不在家，是我妹妹带我去的。有人说：“你有病了，还不让孩子他爸回来？”我说：“有病得花钱，他回来得少挣钱。”一般有个头疼脑热的，在村医生那儿拿点药；要是能抗呢，也就抗过去了。我那两个孩子常说：“妈，你有病，就得看；你要是身体不好，我爸就出不去了，我们也就上不了学了。”

问：咱村生孩子，一般在家里，还是在医院里？

玲：一般在家里生，咱这地方穷，上医院不是得花钱？生前检查检查，胎正的一般在家里生；要是难产的，没办法，只好到医院里去生。我给我的侄媳妇们接生，共接了七八个了，是跟别人学的，医生告诉我，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工具经过开水蒸。村里让我干妇女小组长，我说自己不行，又不识字。他们就说：别看你不识字，记忆力最强。

问：农村妇女怀孕前，有定期检查吗？

玲：不像城里那么正规。一般是知道自己怀孕了检查1次，快生前检查1次，像乡里没有定期检查。可能是因村事太多，忙不过来。计划生育抓得很紧，每月检查1次。

问：一般生完孩子多长时间下地干活？

玲：一般过满月，不像城里得过 100 天。

问：怀孕后有什么特殊待遇？坐月子呢？

玲：怀孕没有什么特殊照顾。坐月子有特殊照顾，吃点鸡蛋、挂面，喝点红糖水。

问：生男孩女孩一样吗？

玲：一样。

问：咱这儿的主粮是什么？

玲：以玉米为主，早晚喝粥，中午吃干的，有时孩子们在家，中午多做点儿，剩下晚上留给孩子们吃。我们孩子他爸说：“你就熬着吧，等咱孩子不上学了，咱宰了猪就不卖了。”

问：如果有机会，你还想读书吗？

玲：没有机会了。我常跟孩子们说：我不是不想上学，而是太想上学，就是没有条件。我娘想得开，说姑娘和儿子一样，要不长大了说咱们偏心眼儿；但最后还是没上学。过去的时间永远忘不了，现在我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我常跟他们说：你们成才不成才在你们，反正你爸妈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李书记给你那么多的希望，你不能让李书记失望。

问：你希望把孩子供到大学？

玲：希望工程是把孩子供到小学毕业。李书记说了，要是成才的用心的孩子，要供到大学，我是太想让他姐弟俩上出来了，从我心里这么想，姑娘儿子都一样，谁有能力就供谁。孩子他大妈家的大哥也是大学毕业，他对建华（书玲的儿子）说：“希望你上的大学比我好。”他大哥学的是畜牧方面的。他爸在外面打工，我说：“给你爸写封信吧，你爸看你们的信就像看到了你们，比给他一点好东西还高兴呢。”

问：你们平时挺忙的，到过年节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玲：去年有个秧歌队，一方面太忙，一方面也不好意思，所以没敢去，但对扭秧歌还是能接受的，只是个别人不能接受。家里有电

视机,平时也没有时间看,有时中午回来看看新闻,还爱看办企业的、搞经济之类的电视剧,爱看河北梆子、京剧。

问:你对山区有什么看法?山区哪儿好,哪儿不好?

玲:山区环境好,水好、空气好,喝水也不用拿钱,养羊、养猪、养兔……可以随时到山上割草,很方便,自种自吃自取。不方便在于交通不行,卖柿子特别难。要说现在比以前强多了,毕竟还有路,通汽车。这路还是我也修过呢,修路时记工分。那时工分是经小组讨论,我一般能和男工挣同样的工分。修路之前没见过车,自行车都很少见。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方便多了。现在孩子们上学不走着去了,砍了荆条也不用用小毛驴驮着到外面卖去了,现在有三轮车来村里收荆条。想当初卖荆条那会儿,早顶着星星去,晚顶着星星回,一个小毛驴就驮那么两小捆,一去就一天,影响干活。现在好了,节省了时间可以干更多的活儿,用孩子们的话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我们修这条路是县里给拨的款,但活都是村民干的。想起修路那会儿,用锨清石碴子,手都磨起了泡,脚冻得都生了疮。那时吃食堂,玉米、谷子带皮吃,每天是饼子加腌白菜。回想起来,现在条件好了,干着更带劲了。想起那会儿是挺苦,现在我要看到电视中的某些浪费现象,特别不满意,心想:把这些用于农村建设多好!

问:听说你们有四姐妹承包了一片荒山,请介绍一下前前后后的情况吧?

玲:我早就想承包一片荒山,和丈夫商量了一下,他也没说什么。后来我们包山的时候,他也不在家,我和刘冬儿提出共同承包;其他两个姐妹想包没包上,我说:“一起干吧!”所以就组织了一个“四姐妹组”,有我、刘冬儿、朋儿、葛小妍。我们和生产队定好了合同,430元的承包费。其他3个姐妹都识字,就我是个大文盲。从去年开始,开出两亩多荒山,栽了100棵柿子树,种接都是自己弄的。我们还给我们的山起名叫“经济沟”,我们也没有领导,

商量着干呗。现在还没有收益,分配也没定,等开好了以后再商量。我们想一切办法也要把这片山开出来。现在我们边开山、边植树,树间种豆子。想到最后再垒埝,这样节省时间。我们四姐妹相处得很好,上山从来也不计较,都认为这是自己的事情。我们一边开荒山,一边开玩笑说:“我们现在栽柿子,到摘柿子时我们就上不了山了!”这没关系,为子孙后代造福呗。在一起干活挺有意思的。我们现在有个想法,想申请一批款,请人帮忙,早把这片山开出来;如不能解决,我们的干劲也不会减,想什么办法都要把这片山开出来。

问:这里有什么自然灾害吗?

玲:有水灾、风灾,山上梯田种庄稼,特别怕风。连续四五年都有春旱现象,村里人都是挑水浇地抗旱。现在有了防雹队,雹灾减轻了。

问:除了开山种地,还做些什么?

玲:地里没活儿时,上山采草药,有柴胡、穿山龙、远志、大红袍、黄风、白芷、桔梗……这些药材,一般有外面来收购的,一天能采五六元钱;采一两天,够孩子吃1个礼拜。大部分都是在春季去采。

问:假如有机会,你是否也想离开;这山?

玲:想离开,但没有机会。生在山里,长在山里,不好离开;离不开,只想改变这个山!

下面是李家福等继续访刘书玲及其包山小组成员刘书玲(玲);刘冬儿(冬),31岁;葛小妍(葛),26岁;刘朋儿这几天到外面打工,没见到。采访地点从刘书玲家到她们承包的“经济沟”。

问:咱们四个姐妹怎么开始承包的?

冬:包点山,发展经济队里让承包山,我们带着孩子出不去,我

想包点山,种果树,发展经济。

问:谁先提出来承包的?

玲:开始是我和冬儿承包,她们两个人要合作,想在一起干。

问:商量好了以后,就找到村里?

玲:是我找到村里。

冬:包了以后,我们几个就开始开山,怕苦不行,光呆着,什么都没有。

问:承包了多少亩?

玲:去年(1996)春天承包了10多亩,去年开了一点,我们给它起名叫“经济沟”——就是“来钱”的意思(众大笑)。这是我们的希望和想像,还不知能不能达到。1年多了,开出有两亩多地吧,已经栽上树了。开一片,栽一片;挖出一个坑,栽上一棵树。

问:就指你们4个人,没有别人?

玲:就我们4个妇女。

冬:男的们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我们就开一点,种一点儿。

问:承包多少年?多少承包费?

玲:承包40年,每年交433元承包费,从去年开始交,4个人均分,每人108.25元(笑)。

问:一开始需不少投资吧?头一年投资多少?

玲:去年投资不多,树苗也买不起,主要靠挖树苗移栽。去年县(乡)里支持我们承包荒山,免了去年的承包费。承包费交到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队给免的。今年还接着开荒,40年以后,开的山是大伙儿的。

冬:40年以后还不知是什么变化呢。我们想像得很好。

问:能想到,然后去干!你们承包的时候,没有和各自的丈夫商量?

玲、冬:(笑)承包的时候,他们都没在家。我们个人做主呗!

问:你们谁都没商量,就自己做主了?

玲:承包时,我和冬儿的丈夫都不在家,就刘会计在家,刘会计跟妻子商量说,都是妇女们干,你愿意就一块儿干!

问:那你们的丈夫后来知道了都有什么反映?

玲:他们回来都很高兴,都支持呗。

问:没欣赏你们哪?(众笑)

问:是你们找刘会计家,还是他们找你们?

玲:是他们找的俺们。他夫人找的,说你们承包荒山,我和你们一起干好不?我们都住龙塘。

问:你们承包后,别人怎么看你们的承包?

玲、冬:我们承包后,有人说,她们几个还能把荒山开出来呀?

问:我们能不能到你们承包的山上看看。

玲:离家不太远。看看我们4个姐妹开的山到底有没有!

问:你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承包的?

冬:当时,我包山,书玲也要包,我们俩儿都没有商量。当时承包招标,就这一块地,就合起来一块干吧。

玲:当时我和冬儿都要包,我说咱们一块干好吗?

冬:当时别人都说我们开不出来。我们一天刨一小点儿。

问:你们干的时候觉得苦吗?

冬:没觉得苦啊!刨起来也不容易,一镐下去,都是石头,只能在夏天下雨以后才能刨下去;冬天就没法干了;春天太干,也不好刨。

问:刨多深能见到土?

冬:把石头刨出来,有松土就栽上树。现在开出的两亩已栽了100棵树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能力开。

问:你说的没有能力是指没钱买树苗还是别的?

冬:有钱的问题,也有人力问题。像刘会计在大队工作不忙的时候也帮着干。丈夫外出的在麦收时回来,冬天在12月回来。

问:你们现在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玲：以后具体的想法与刘会计商量，找点树苗，找黑枣树嫁接核桃，找桃树嫁接李子树。眼下最大的困难是人力，盼丈夫们回来帮助开山。

冬：既然包了，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怕，就什么也干不了。现在苦些，将来甜了。

玲：村里有人说，你们现在开山，等你们将来老了，连柿子都摘不了啦！我说：现在栽树是为了将来的人。

问：你们现在一共投入了多少？

玲：去年交了承包费，规定头年交今年的。承包费共 800 多元。

葛：（书玲的侄媳，一直沉默寡言，她有点腼腆）我们刨一个坑，栽一棵树。

问：那栽树的水怎么办呢？

玲、冬：靠我们担水浇，一桶水浇 1 棵树。山半坡有一个水坑，是山泉流来的水。100 棵移栽嫁接的树都活了。

问：你们怎么会嫁接的？

冬：开始找人教，刘会计和葛小莲的父亲会嫁接，我们跟着学，也会了。3 月（阳历）树刚发芽的时候嫁接，立夏的时候切皮（？）……要敢想敢干，不怕苦。

问：除了资金外，还需要什么？

冬：水的问题，用水泵抽水。现在不敢想，等将来结了柿子再说吧。

问：朋儿怎么没有来？

冬：朋儿上外面打工去了，她丈夫是大队的会计，出不去；她出去打几天工挣几个钱。

玲：俺们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吧，我们要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

问：你们越往上开越困难了，你们准备怎么办？主要是具体的办法和措施。

玲:刘会计说想办法再弄点树苗。我们的丈夫们回来帮我们开山。

问:你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玲:买树苗,开山。

冬:开一片是一片。

问:你们一共付出多少钱了?

玲:1000多块了。

冬:交了两年的承包费。

问:不是免了吗?

冬:我们是从冬天包的,也算一年。今年还得交……

李:除了承包费,实际投到山上的是多少钱?

冬、玲:眼下山上还没有投本钱,将来得花钱。

问:你们每人说一句最想说的话好吗?

玲:等我们的树将来结了果,请你们来看看我们成功了没有?

冬:3年后肯定有成功的希望!

问:小妍你说说。

葛:我希望15年成功!

玲:冬儿讲的太快,她又讲的太慢!(众笑)

众:尽早成功!

玲: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问:你们的山离这里远吗?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一起上山,上坡时气喘吁吁的。走到两里来路,有一洼清澈的池水,这就是四姐妹挑水栽树的水源。然后是爬较陡的山坡,羊肠小道被茂密的荆条覆盖,我们走在路上,常有会绊倒的危险,气喘冒汗,不知她们挑着两桶水是怎样的艰难。她们说,一桶水只能浇1棵树。路过一个石堰,从石缝中渗出清冽的泉水,我们掬而饮之。再往上就是攀登了,山陡路荒,在一个峭壁下,站定——这

就是四姐妹的“经济沟”。已开辟的一块地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树,她们告诉我们这就是用黑枣树为母本嫁接的柿子树,据说10年后才能结果。我们在乱石和荆棘丛中用镐刨着,体会着这4名当代女愚婆改造荒山、创造美好生活的情怀和辛劳,并给她们拍下劳动的情景。然后我们一起下山,回到龙塘。下面是来往于四姐妹承包的“经济沟”途中,李家福与葛小妍的谈话记录。葛小妍,26岁,是四姐妹承包组最年轻的成员,她是书玲的侄媳妇,沉默寡言,性格比较内向。

李:今年多大啦?

葛:26岁了。

李:多大结的婚?

葛:23岁上。现在至少得22岁吧?

李:姐妹几个?

葛:姐妹3个,1个姐姐,1个妹妹;还有1个哥哥,哥哥行二。

李:妹妹结婚了吗?

葛:没有,还上学。

李:姐姐结婚啦?

葛:嗯,嫁到保定。

李:娘家是哪儿的?

葛:本村的。

李:村里姓葛的多吗?

葛:不多,只几户。

李:是媒人说的还是自己找的?

葛:媒人说的,是当村的人说的。

李:你愿意吗?

葛:愿意。

李:见过面吗?

葛:见过,是一个村的。

李:结婚多久了?

葛:1年半多了。

李:是先订婚再结婚?

葛:先订婚啦。

李:订婚是什么? 什么叫订婚?

葛:就是双方提条件,看能同意不能同意。条件达到了就订婚了,达不到就不成了。订婚就是下决定。

李:你提的是什么条件? 一般的女的提什么条件?

葛:一般地说,条件都差不多。一般的订婚前条件说得也差不多了。

李:一般都要什么条件?

葛:要房子。

李:要一套新房子?

葛:也不一定。

李:钱? 衣服有提的吗?

葛:提前说买衣服的,定亲前就说了。

李:一般买衣服要多少钱?

葛:1000元。也要看对方的条件,最低的也要400~600元。

李:最高的呢?

葛:也要看条件,得有几身新衣服。

李:你要的什么条件?

葛:我随大流儿,差不多就算了。我那时1000元,5间房,就这个呗。

李:就同意了? 就算成了?

葛:嗯。

李:娘家还陪送吗?

葛:陪送。也看家里条件好坏,条件好的,陪送多点儿;条件不

好的,陪送两床被褥呗。

李:条件好的,陪送什么?

葛:电冰箱啊、洗衣机呀,村里还有一家陪送煤气罐的,被褥,还有自行车,这算顶了头了,她爸是包工头。

李:一般的家陪送什么?

葛:一般老百姓陪送两床被窝、茶壶、茶碗儿,我娘家就是陪送的茶壶茶碗儿和两床被褥。

李:没有因陪送闹意见的?

葛:没有。一般条件都比较差,又是乡里乡亲的。

李:你结婚时是怎么过来的?坐车?骑自行车,还是小毛驴?

葛:骑自行车呗。

李:婆家接?娘家还送?

葛:他们去接,娘家也送。

李:婆家什么人来接?

葛:当家(本家)叔和平辈的,两个人接,都是男的。

李:送的是什么人?

葛:嫂子。远处的开三轮,本村的骑自行车。

李:接亲的还有什么说法吗?穿什么衣服呀,手拿什么东西啦?

葛:没有。

李:到婆家呢?新郎出来吗?

葛:出来。

李:请你说说新娘到婆婆家的风俗礼节?

葛:一般新娘上午五六点钟到男方家。

李:有什么说法吗?

葛:有说法,不要看见别人呗。

李:到男方门口还有什么礼节?

葛:放炮什么的,新娘进屋,办酒席,热闹一天。

李：结婚几年生孩子？

葛：第二年。

李：怀孕时检查过吗？

葛：到高士庄检查过。

李：是你自己去的还是别人叫去的？

葛：是婆婆领着去的。

李：去了几次？

葛：去1次，怀五六个月时去的。

李：生孩子在哪儿生的？

葛：在家里。

李：一般生孩子都在家里？

葛：咱这儿条件差，离医院远，一般都在家里生。

李：那谁给接生？

葛：年轻好生，我老婶子接生（指刘书玲）。

李：生孩子时你丈夫在家吗？

葛：在家。

李：生孩子后几天下地？

葛：1个月，生孩子在家呆1个月。

李：谁给做饭呢？

葛：条件强些的，有丈夫和婆婆；条件差些的，丈夫在外面打工，自己做饭呗。

李：生孩子时一般丈夫回来住多久？

葛：住十天半月的，不打工挣钱，怎么生活？

李：丈夫在家这十来天，主要干什么？像有婆婆，还有娘家的？

葛：有婆婆的是婆婆的事。生孩子时，我们还和婆婆一块儿过，等生了孩子就分家了。

李：你丈夫是老二，老大在家里吗？

葛：老大和我们一块儿分的。

李：谁提出来的分家？

葛：老的们提出来的，老大和俺们都愿意。

李：老的是谁提出来的？

葛：当爸爸的呗。

李：老人怎么说的？

葛：老人说：咱们分家吧。就分了呗。

李：还找别人吗？

葛：找，找当家的叔叔、大爷们。

李：具体怎么分的？

葛：也没什么好分的，分了碗和粮食。

李：其他的呢？有债吗？

葛：有债，俺们分了1万块钱的债。他们哥仨儿，老大、老三没有房，只有我们有房，必须出钱给没房子的盖房钱和老三结婚的钱。

李：你们给他们每一家5000？

葛：嗯，一家给4000，还有给老三2000结婚的。

李：你们结婚时花的有1万吗？

葛：没有。全靠后来打工挣点儿钱。

李：现在的债还没有还清吧？

葛：没有。

李：已经还了多少？

葛：2000块。

李：估计还得还几年？

葛：估计得七八年吧。

李：老兄弟今年多大了？

葛：23岁啦，今年冬天结婚。

李：是否到时得用钱？

葛：嗯，先借吧。

李：希望你孩子将来干什么？

葛：上学呗，考上大学，有工作。

李：希望他还回来吗？

葛：不希望回来。

李：为什么？

葛：咱这儿没什么前途。

李：你自己呢？你自己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葛：我最大的愿望是把孩子抚养大，成才，离开这山里。

李：你自己呢？将来想干成什么事？（笑而不答）

有个狗就当个人似的

被访人:刘翠英(翠)。

时 间:1997年8月2日上午。

地 点:黄龙寺村龙塘刘翠英家。

访谈人:方炼(方)。

记 录:任晓坤。

录音整理:任晓坤。

刘翠英,41岁,中等身材,略胖。换亲,丈夫刘振远在满城交通局搞建筑,家中两个女儿,在满城上私立小学,一人承包荒山种果树,养鸡,养猪。家中4间新瓦房,生活条件较好。

方:您今年多大岁数?

翠:我今年虚岁41。

方:你上了几年学?

翠:早忘完了,一直上到高中毕业。

方:在哪儿上的?

翠:在岭西。我脑子不行,13岁上得了大脑炎。也就是地里干点活,身体没毛病。

方:高中毕业就回家干活啦?

翠:高中毕业在家干了几年才结婚。

方:娘家是这儿的吗?

翠:是当村的。

方：现在两个女孩？

翠：对。

方：孩子多大？在哪儿上学？

翠：15了，今年升初中。上私立中学。

方：那满城私立学校一年多少钱？

翠：去年3000多，俺们找人了，少给点，今年掏了2000元。往年吃饭随便吃，不花钱，今年不行了，还得掏1500。

方：她爸爸现在干什么？

翠：在满城交通局带班，有20多个人。

方：你现在还种着地？

翠：对，也没都种，天太旱都旱死了。

方：你挣的钱都从哪挣的？包山吗？

翠：包山挣不了多少钱，也就够本钱，地里打点粮食啥的。

方：你现在有多少亩地？

翠：连山一共百八十亩，2000多棵树。

方：你口粮地有多少？

翠：水地六七分，旱地不到两亩。

方：几口人的地？

翠：4口人。

方：养了什么？

翠：养鸡，养猪。也不卖，自家吃鸡蛋，一年到头好歹杀头猪腌起来，也甭买肉买油了。

方：你哪年承包的山？

翠：可能是1990年。

方：你现在有2000多棵树？

翠：对！都是荒山，生产队时是地。分田到户后都嫌远，不种了，就成了荒山。俺们开始干是五六个股，干着干着就都不弄了，他去他不去的，现在俺们个人干。

方：包一年要给队里钱吧？

翠：包一年 500 块钱。现在别人不干了，我们一年交 1000 块钱。

方：那他们为什么不干了？

翠：他开始干的时候媳妇喝药死了。他家也是 1 个丫、头 1 个小子，干着没劲了，没人了。去年一年他都没到沟里去，地里荒得长草，他也不用了。不行了他找俺们，俺说俺们不干它。就是他包的山上还有点水，用灰抹了个池子，把水引到池子里。俺们花 500 块钱就为这点水，浇活一棵树就保棵树，今年又换了管儿，花了四五百块钱。前两年也有管儿，天不是老旱吗，就一点一点弄下来了。俺那口子说重换管，我说先凑活着用。

方：都种了什么树？

翠：主要是大柿子，种别的交通不方便，咱们往外运就是柿子。

方：柿子往哪儿卖呀？

翠：外头来人到村里收。杏儿、李子一放就坏了，柿子摆一冬也不烂，种一点儿半点儿李子，小人儿们（指孩子们）在家有吃的。

方：也栽了花椒树了？

翠：花椒有的是，不想常留。现在花椒不如柿子，去年花椒不值钱。

方：柿子现在已经受益了？

翠：前年打了四五百斤，去年七月份得了叶斑病，没收上多少。今年俺们振远（翠的丈夫）的一个朋友光帮着俺们打药来，打了 3 次了。俺们男人不在家他也来，他知道我一个人不方便。

方：那今年能有好收成了？

翠：今年能摘几百斤。

方：四五百斤柿子能有多少收入？

翠：去年卖 7 毛钱 1 斤，大个的贵一点儿，小的贱一点儿。小的能卖也卖了，省得在家压着，能吃多少？这会儿下了雨还好点，

要不都旱死了。俺们这儿光靠天。下边那块有水没电也浇不上。

方：那你现在只有一片山有水池子？

翠：对。

方：另外一片山没有水池子？

翠：对，用水二五眼。半山腰有点矿泉水，就是靠山。

方：开始包山就你一个女的？

翠：是。

方：大伙对妇女包山有什么说法？

翠：大伙说：你干住了，将来有福享。还说：你有干头了，总比俺们强，将来不干活也有饭吃。干着也不易！这树，你不伺候它，它不伺候你！

方：你又种地，又带孩子？

翠：我这俩孩子没像别人把把儿地抱着弄着的，这个小的开始就撒给她奶奶了，俺们地里干活去。光抱孩子不行，活儿也得弄。

方：弄这些地不容易，像肥呀、水呀、打药呀……你是怎么过来的？

翠：打药就想法找人，帮着打，连朋友带她姑姑，我俩侄女都帮着打药去，实在没人，把我哥哥、妹夫都叫回来打药。

方：当初一片荒山，树怎么种上的？

翠：开始就压下去，活就活，不活就拉倒！

方：这活谁给干的？

翠：俺们自己干的。他哪会儿是队长，县里呀、水利局呀都挺支持的。

方：开始是大伙干的？

翠：开始大伙栽，他们也不管它，小树苗不伺候，它不长。俺们承包了，就想办法把硬疙瘩弄出去了。都是雇人，栽土豆、红薯吸水，树就好长了。小柿子树都是我们个人接的。

方：你怎么会嫁接技术的？

翠:开始时,把俺那个朋友叫上来,用黑枣树接,看他怎么接,我哥学着接,我在家做饭。该接树的时候我哥、妹夫们回来接。

方:山上树用粪怎么办?

翠:开始养小鸡子弄粪。

方:在哪儿养鸡?

翠:在沟里养鸡。还养了两个猪,在家里。后来,他走了,就我个人弄个小筐子往沟里挎粪,有时早起去,有时晚上。那时还没有这个小丫头,大丫头我连管都不管。

方:就自己在沟里?

翠:对。

方:养了多少鸡?

翠:二百多。买了三四百,都遭尽(即死)了。后来公鸡卖了,母鸡下了一年的蛋;有这个小丫头了,就处理了。把猪也赶回来了,卖了。

方:当时养鸡养猪为什么?

翠:为粪呗。在沟里省点劲,上点肥料树也沾光。

方:那晚上你在哪儿睡?

翠:对,在那儿盖房。

方:你在大沟里,一个人不害怕?

翠:开始也害怕,搁在那儿也不害怕了。我那时养了个狗跟着我做伴。那个狗,我在哪儿它在哪儿;它要是回家一趟,我不回去,它也回来;回来时它走得快,离我十几步就等等我。

方:那狗还有吗?

翠:没了,病死了。有个狗就当个人似的。在沟里呆了有两年多。

方:那吃呢?

翠:就在山里吃。

方:那孩子呢?

翠：孩子跟他奶奶、姑姑。

方：她爸爸也没在家？

翠：割麦时回来。

方：没坏人吗？

翠：沟里深，生人一般走不进去。

方：现在受益的树有多少？有一半？

翠：没有，三分之一吧。

方：过两年就多了。

翠：不早不涝，春天下两场透雨，柿子就可以保住了。

方：劳动力不够时找谁？

翠：找家里哥哥。

方：雇工吗？

翠：雇。找他们也得给钱。俺们家里的不在家，找别人干活也得给钱。找外人干活不放心，我也跟着干去。打下粮食来给我哥哥点，俺们是换亲。

方：你给谁换亲？

翠：给我二哥换，二哥的媳妇给她哥换，我结婚时 25 岁。

方：那会儿你愿意吗？

翠：不愿意也没法呀！当哥的没媳妇儿，当妈的也不好过。那会儿穷啊，要再往后退 5 年，说什么也不换！花钱买呗！就是心疼自己的妈。我姐姐是满城的，她们都不愿意，想让我下面（指山下）去找，我就怕我妈生气。脑子里就没有想过个人走了不管他们。

方：原来跟她爸爸认识吗？

翠：当村的，都认识，没串过门子。开始也真难，心疼老人，我妈得了牙癌，流血，就死了。

方：你姐儿几个？

翠：姐俩，我大姐结婚我妈就不乐意。我姐夫是复员军人。我妈说复员回来还得种地，何必找个复员军人？我姐夫那会儿开车，

有技术,我姐说:怎么也不至于种地。我说:她愿意,你拦她,让她气坏脑子也不好。我对我妈说:你让她去。

方:你有几个哥哥?

翠:两个哥,1个弟弟。

方:你们过得还不错吧?

翠:俺们换亲没打过架,别人换亲打架,俺们都没红过脸。俺娘要死的时候,我二嫂说:“娘啊,俺们没打过架。”我们也不打架。

方:你忙的时候,她(嫂子)还帮你看孩子?

翠:我一天一天的都不管,我就把孩子给她。

方:现在生女孩没什么不一样了?

翠:我从心眼里没这个感觉,不泄劲,丫头小子一样。有丫头指着丫头,有小子指着小子。

方:没男孩别人议论吗?

翠:也有人说小子比丫头有材料(即有本事),将来养着老的。可是我们村里生丫头的很多,十四五对子。这年头想要也不叫你要,人们也想开了,多了也不要。

方:你这俩孩子都是在家里生的?

翠:一个在岭西生的,一个在保定生的。我结婚晚,觉得在家生也不放心,住院生的。

方:住了多少天院?

翠:在岭西生的这个生了就回来了,在家坐月子。

方:谁伺候你?

翠:那会儿有我妈。生这个小的时有她奶奶、姑姑。修水池子时做的手术,是她姑姑帮着干的。

方:买树苗钱哪来?

翠:自己掏,开始是贷款。

方:贷了多少?

翠:开始贷1500,第二回2000,后来又贷2000,现在都还完了。

去年又把房子盖起来了，一咬牙盖的。他说买家具我没让买。他说孩子没地方睡，又买了两张床。

方：山里闹虫灾、旱灾找谁？

翠：有虫子买药，他在外头想法买来。我不出门，晕车。

方：最远到过哪？

翠：到过满城。

方：咱这儿有集吗？

翠：一个小集，十几个人卖点儿菜。我们不缺什么，他在满城回家都买来了。他在家我什么都不想，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

方：他一年在家呆多长时间？

翠：也呆不了多少，家里活也不想干。

方：地里活都是你干？

翠：对。

方：收麦子呢？

翠：找个人干，出俩儿钱，找缺钱花的人干。

方：粮食还卖吗？

翠：不卖，剩不了多少，还养东西。也有不够吃的，俺们他爸不在家，大丫头不在家，就俺们娘俩，吃不了。

方：地里都种什么？

翠：玉米、土豆、红薯。打五六百斤麦子，地少，还种白菜。

方：出去打工的多吗？

翠：都出去打工，不出去家里没钱儿，买个肥料家里没钱不行，紧挣慢挣也就够个水电钱儿。家里还得个好媳妇把着，手大了就不够花。

方：出去打工都干什么？

翠：男的去石家庄干包工活。

方：那没结婚的女的呢？

翠：去饭馆干活。

方：村里人说什么吗？

翠：说什么的都有。现在这电视也不演好节目，丫头们也学不好。小丫头们去厂子上班事，去饭馆有点不好。

方：你对两个女儿有什么打算？

翠：两个丫头谁有材料谁上学，哪个没材料哪个在家里。她爸爸说俺们也不指着她们，俺们有钱儿，将来有个头疼脑热的来看看我就行（笑）。

方：你对咱们山里有信心吗？包了这么多山？

翠：有信心，没信心可不行。放在这个位置上了就得干。包了30年，还有20年呢，不干行吗？俺们在满城买鸡粪，一点点地背到地里去。

方：一袋粪有多少斤？

翠：不太沉，有四五十斤。

方：干这么多活，身体怎么样？

翠：身体没事，只要吃饱饭就行，饿着不行。腰疼，是我两个月子得下的，回来吃不好。农村讲究生孩子多吃点饭，我吃不下饭。

方：讲究生完孩子吃鸡蛋吗？

翠：讲。我吃不下，有的吃两三碗。

方：你生这两个孩子时休息多长时间？

翠：这个大的休息1个月，小的休息20天，该做饭做饭。老人讲坐月子别多干活，月子得病一辈子好不了。现在干活胳膊腕疼，脚后跟疼。

方：有病找谁看？

翠：村里有个医生，一般卖点感冒药，治肚子药。主要是预防，没别的药。吃药顶不过去了再找他，他的药特别贵。我们吃药是他爸爸从满城药铺买来的。

方：你还想再多承包一点地吗？

翠：以后再说吧，他不在家，老公公也老了，我一个人伺候不过

来。俺们村里谁也没俺们包得多。

方：她爸爸多长时间回来一次？

翠：也没准儿。晌午坐车回来，清早坐车又走。在家里不行，外头有干活的。

方：你自己感觉比村里别的妇女强些吗？

翠：强点也强不多（笑）。

方：你对现在的生活水平满意吗？

翠：还可以，比好的比不上，比坏的强。

方：还采药吗？

翠：采点，地里的活还忙不过来。

方：打柴禾吗？

翠：打。冬天把荆条割下来当柴禾，他不让我去打，说买点。我说我现在动得了，能割就割点儿，动不了了再买吧，现在不老不小的买柴禾人家笑话啦（笑）。

方：老人还有谁？

翠：她爷爷、奶奶。

方：谁养？

翠：自个过，能做个饭、种地。有个小叔子，媳妇儿是外地的，特别不行，不认表不认里的，俺们谁都不搭理她，不讲理，地里活儿不干。她三叔离得远。俺们年年给肉，粮食自己种，1个月给一二十块钱，有，多给点，没有，少给点儿。

方：什么时候分的家？

翠：分了4年了。

方：她爸爸哥儿几个？

翠：5个。俺们是老大，老二到徐水去打工，老四喝药死了。

方：娘家还有什么人？

翠：还有个爹，我照顾不了别的，他73了，地都分给小子们了。他自己开荒种地。他也是给他们要20斤肉，称点面，一个小子75

斤麦子；棒子、谷子、土豆都是个人种，不给他们要。

方：咱这儿日常花销都有什么？

翠：小人儿们买点嘴儿吃，大人们没菜买点菜吃。

方：电费呢？

翠：电费开始我们没交，一年到头再交。电工该我们 500 元钱。

方：一年交多少电费？

翠：一年 300 多块钱。

方：孩子小的时候，你去地里，孩子们怎么办？

翠：自己玩，地里又热又渴，叫他们去也不去。晌午吃饭，逮哪儿是哪儿，逮着三婶子家就在三婶子家，逮着姑姑家就在姑姑家。

方：你去地里中午不回来？

翠：回来，太远啊！直着走，一走半个钟头。

方：种的地远吗？

翠：在山尖上。

方：种果树将来钱多了打算干什么？

翠：我没想那么多，他在家想这些。干什么呀，有了钱，她姑姑家盖房，帮帮他们。

方：像这样的亲戚里道的，借给他钱还还吗？

翠：不还了。她个人家里俩小子，拿什么还呀？她经常帮我干活，她这俩姑姑对俺们都挺好。

方：咱们村有没有有了钱存起来的习惯？

翠：有。

方：方便吗？

翠：方便，上满城，有的去高士庄。俺们去满城存活期。有钱，谁放家里？俺们的钱都借出去啦。

方：还吗？

翠：还，倒着用呗。到了冬天借钱的陆陆续续的，干活要钱的。——借出去 1 万块钱了。

方：也没利息什么的？

翠：没有。借两千的，一千的，五六百的，二百的……

方：也没个期限？

翠：没有，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有的借一百块钱四五年也不还，也不好去要。

方：村里建庙了，是吗？

翠：建了。

方：大伙信吗？

翠：信，去烧香，初一、十五去。

方：建了几年了？

翠：建了3年了。

方：您去烧香吗？

翠：去呀。

方：大伙一块去吗？

翠：不，谁有空谁去，有的早上去，有的晚上去。

方：当时建庙大伙捐的钱，是吗？

翠：是。

方：谁组织的？

翠：村里卖花椒的，原先我们村里有一个老母庙，下边的还到这来烧香。

方：都建了什么庙？

翠：三王庙、老母庙、泉神庙。

方：那您烧哪个？

翠：都烧。

方：你是不是有事求他们保佑？

翠：也是保佑全村平平安安。你说这个迷信也不可不信，也不能光信，不信也不行。俺们家老头不叫我去（笑）。

方：在那里烧香的女的多吗？

翠:什么样的都烧。小丫头们去,小小子们也去,小人儿们看大人们磕头,也跟着磕。

方:你去求什么回来管事吗?

翠:他们有的说管事,也就是烧个平安香,也没这个那个事,平平安安就行。出门在外也都挺好就算了。

方:有人念经吗?

翠:没有。

方:有卖香的吗?

翠:小卖店里卖香。

方:有别的娱乐活动吗?比如唱戏?

翠:开始庙建成时,连续唱了3个年。过了正月十五,十七开始唱,一直唱到二十几儿。

方:有打牌打麻将的吗?

翠:没有,极个别的,过年的两天有。到西边完县那边有打麻将的。咱这儿谁不出去挣个钱?

方:扭秧歌吗?

翠:俺们村里没有,从外面雇戏班,往年都是清苑、××来的,唱梆子,望都剧团的。

方:谁给钱?

翠:村里找钱呗。

方:唱一回拿多少钱?

翠:钱多的多拿,钱少的少拿。开车的拿500,有拿100的,有拿200的。村里管饭,管夜饭、早午饭的。

方:收钱大家都愿意交吗?

翠:有愿意的,有不愿意的。

方:放过电影吗?

翠:这会儿放电影的少,家家户户有电视,没电视的去看电影。那会儿走七八里路去完县看电影,爬山越岭。这会儿没人看了。

方：咱村妇女有什么别的手艺吗？如刺绣什么的？

翠：就有一个会剪裁，她没在家里，没锁边机，不赚钱。

方：那你们穿的衣服上哪儿去做？

翠：有的去满城。

方：这一年里各个季节都干什么？

翠：到春天过了正月刨地，进三月种玉米、土豆，以后栽红薯；紧接着耨地，种完玉米就麦秋了；麦秋后就耨玉米、上粪、拔草；这会儿不干别的，就该种大白菜了；种完白菜收秋，阴历八月弄清了又刨地，砍荆条。大秋收棒子，然后种麦子……没闲着的时候。

方：那你还得收拾果树？

翠：大秋完了紧接着摘柿子、卖柿子，光摘柿子就得半个月。

方：摘柿子忙得过来吗？

翠：慢慢摘，我哥哥，她大姑家帮忙。

方：人家来收柿子？

翠：来收就卖了。

我就是喜欢山，我哪儿也不愿去

被访人：葛素梅(葛)。

时 间：1997年8月3日上午。

地 点：葛素梅家。

访谈人：杜芳琴(杜)。

在场人：葛素梅二儿媳王月，大专毕业，在满城任中学教师。

录音整理：杜芳琴。

葛素梅，62岁，丈夫刘振川。老书记介绍我们去访问她，她的家院墙上写着：“读毛主席的书……”非常引人注目。我进了门，家中有一位老人和一位抱孩子的年轻妈妈，老太太正在做“虎头鞋”，开始，她并不太热情，但听到录音机中自己的声音，马上产生了兴趣……

杜：您叫什么名字？

葛：葛素梅。

杜：多大年纪了？

葛：62岁了，是虚岁，三月生，应是61周岁。

杜：您一共有几个孩子？

葛：4个，两男两女。二儿子在保定，一个儿子在家，就住在北屋。这是二儿媳，抱着的是二孙子。我做的是二孙子的虎头鞋。

杜：现在很少见到虎头鞋了，这鞋为什么做红的？

葛:这叫“红官绿娘子”,男孩穿红鞋,女孩穿绿鞋。

杜:这倒挺有意思。——女儿呢?都成家了?

葛:都成家啦,都在完县。她们愿意去外地。完县比咱这儿好些,女婿在外面打工。大丫头离这儿60里,二丫头70里,她们有时开着三轮来看我。

杜:大爷多大年纪啦?还下地吗?

葛:69岁了。

杜:您身体还好吧?

葛:我血压高。

杜:怎么发现的?

葛:头晕,量血压发现的。

杜:吃些什么药?

葛:吃的降压灵。觉得天昏地转的,量血压210。大夫又说我有动脉硬化,骨质增生,还拍过片子。我脾气不好。大儿媳妇跟我们住一个院,从不让我生气,这会儿她回娘家去了。

杜:您结婚那年多大岁数?

葛:我结婚时18岁,他快30岁了。

杜:您结婚后下地吗?

葛:上班呗。

杜:您这个院儿当年是食堂的地方?

葛:这个院儿做过食堂来着。

杜:怎么个吃食堂?

葛:我住在南边,那时我已经结婚了,在生产队吃食堂,下班回来,拿着个小桶,打点饭(蒸的玉米面窝头),打点汤,吃完饭就上班去。

杜:吃了几年食堂?

葛:吃了两年吧?反正吃了几年吧。我家振川(丈夫)当时是大队长。我家院子里种的白菜光有人偷。当时什么也吃不上,吃瓜菜代,玉米轴、白菜帮、红薯蔓,掺着面吃。吃食堂那几个可苦

啦。过年的时候,杀了个小猪,食堂管理员怕偷吃,不让放盐晶儿,分肉时家里人多,多分一块,家里人少,少给一块。

杜:当时男女都下地?

葛:嗯,吃食堂,不挣工分,还得往里贴钱。

杜:当时女的都干什么活?

葛:女的们种地、耨地,三个、两个的一块儿派活。我当时是妇女队长,谁谁上哪儿去干活,东边 5 个,西边 3 个……

杜:人们干活那么分散,怎么记分?

葛:当时女的一天 6 分,男的 8 分。女的满分是 6 分,不行的 5 分,身体不好的给评 5 分。

杜:谁给评分?

葛:生产队长给评分呗。不上班挣不到工分。我那时候 4 个孩子(生了 5 个,大的死了),天天上班挣工分。

杜:您有第一个孩子时多大岁数?

葛:19 岁。

杜:您当妇女队长时,有几个孩子?

葛:那会儿有 4 个孩子了。

杜:男的有没有挣 10 分的?

葛:清早上班的,男的一天挣 10 分,女的年轻的清早上班去挣 8 分。

杜:现在还有记工本吗?

葛:会计那儿才有,队长也不管。

杜:当时男女都下地,孩子谁看? 有托儿所吗?

葛:没有托儿所,孩子给俺婆婆看,要不,我娘家的娘看。我娘家在南边,一个村的。

杜:您和您家一年能挣多少分?

葛:一般我上班不少。那时年底结算,上班多的贴钱少,俺们的分不少,总找给我们款;有的家干一年还得往队里交钱,像人多

孩子多的，挣工分就少。

杜：除了下地，您那时还干什么活儿？

葛：赶毛驴送粪，派谁干就干呗。

杜：男女干的活儿都一样吗？

葛：男女干的都一样，男女有时在一块儿干，一块地用多少人，搭配着来。怕女的耍滑，不好好干。

杜：是不是男队长管着男女社员，女队长只管女社员？

葛：男队长管着女队长，派活儿由男队长统一派。

杜：那时人们特别好领导，听话？

葛：听话，如果谁有事不去了，就和组长说一下，换别人干那个活儿。

杜：您觉得过去在一起干活好，还是现在各干各的好？

葛：还是这会儿方便，去早点晚点儿没关系。那时去晚了刨 1 分，再晚点刨 2 分。现在早啦晚啦或不愿去啦，由自己，活泛！

杜：食堂散了以后回家谁做饭？

葛：女的做饭呗。

杜：那女的还下地干活吗？

葛：干呀，回来再做饭。我那时和丈夫一起回来，他帮着烧火，我还得奶孩子，孩子还等着吃奶呢。在地里，歇着的时候，还要拾柴禾，下班背着一筐柴禾回来晚上回来。还要做鞋，下雨天也做，纳鞋底儿，那时不兴买鞋，也没钱买。

杜：男的烧火，谁做饭下米？

葛：那时有什么？我小时候吃根苕菜，掺上点儿面，加点盐，凑合着吃呗。

杜：现在吃的好多了。

葛：现在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包饺子、烙饼……

杜：当时他爸爸从地里回来只管烧火，不帮您带孩子？

葛：他带孩子不行，他太忙，回来就帮我烧火。

杜：家里谁管钱？

葛：谁也不浪费着花，不胡买，花个十块八块的。我也不乱花，该买的就买呗。

杜：两个人都做主？买大件呢？

葛：嗯。这电视是与大儿子没分家时买的。那时家里没有电视，大孙女小时候特别想看电视的时候，经常跑到别人家看，儿子就买了电视给我。

杜：村里人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是好女人？

葛：（想了好久）都差不多。你是说一家子过日子对女人的反映……这家要是有老的，还能看出来；没有老的呢，就显不出来。书玲那个人不赖，里外都说好；俺大媳妇儿也不赖，素萍也不赖。不是俺自己夸自己的儿媳妇儿，她总是不言不语儿的，就是身子骨不行，那年生孙子时，差点死去，大出血；从满城把大夫用车接来，大夫叫我别着急，叫我找一点盐，我听见媳妇哼了一声，孩子也生下来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媳妇的身子骨不强……

杜：大儿媳妇儿在村里干什么？

葛：种地。

杜：孙女几岁啦？

葛：14岁了。

杜：那什么样的男人是好男人呢？

葛：我给你说个土话吧，男人要少说几句，女的多说几句……我家的男人还打小子……

杜：您那时婚姻是谁做主的？

葛：父母。

杜：现在呢？

葛：老二他们是自己搞的，大儿子也是自己找的。我们（指自己和老伴）是亲戚家的，我娘和他娘挺近的。（拿出照片叫我看）这是我老婆婆，她活到82岁，得了脑栓塞，说话不清楚，病了1年零4

个月……

杜：您那时结婚兴不兴彩礼？

葛：没有。

杜：您女儿呢？

葛：一个也没有要。

杜：娶媳妇儿呢？

葛：那时就要了。

杜：现在结婚是不是男方要嫁妆，女方要彩礼？

葛：有的要，有的不要。娘家有，我们的儿子娶媳妇儿对方没要不要。

杜：咱这儿结婚办喜事时，都有什么例儿？

葛：男方家蒸大包子（馒头，1斤面1个），娘家有亲戚的，要送包子，上面有大喜字。有蒸60个的，有蒸100个的。我娶媳妇的时候，蒸了60个，送娘家多少多少个，留下多少。我自己的亲戚也送了，像我兄弟家、叔叔家，有送1个的，有送两个的。

杜：娶亲时，媳妇儿的娘家干什么？

葛：吃大包子呗。

杜：与大媳妇儿分开多久啦？

葛：分开八九年了，在一起住了七八年。

杜：谁提出分家的？

葛：他们提出来的。振川不愿意分，他还哭了，儿子没有房子。分就分吧，就分开了。

杜：您几个孙子？

葛：两个孙子，一家一个，那家还有一个孙女。

杜：您好福气呀！

葛：就是身体不好。

杜：您与振川的本家来往多吗？

葛：有一个兄弟媳妇，在北京。

杜：您还回娘家吗？娘家还有什么人？

葛：只有兄弟和弟媳妇、侄儿、侄女儿，都在满城，老家没人了。

杜：现在就您老两口住在一起，还种地吗？多少地？

葛：有3个人的地，二儿子的地还有。二儿子在秦皇岛上学，刚分配，他媳妇毕业得早。

杜：您两个儿子都在外面工作？

葛：大儿子会开车，有一辆车，开车时与人撞了，开始不敢给我说，送到满城医院去看病。我说什么也不叫买车了，把原来的车卖了。可吓死我了！

杜：您还种菜、养鸡吗？

葛：种个豆、葱什么的。养鸡不行，闹鸡瘟；养兔子、养猪，买了两头猪，有一头大的，主要自己吃，过年给亲戚分着吃。

杜：菜园在哪儿？谁种？

葛：在外面，振川种，我种不了。

杜：常赶集吗？

葛：当村有集，也不买什么。

杜：您想到过将来老了谁照顾您？

葛：现在，妹子（振川的妹妹）也来，两个闺女也来，以后还是主要靠媳妇儿。闺女有时来看看。孙子也指不上，还不知上哪儿去呢（笑）。

杜：您没想过社会养老保险？

葛：过一天算一天，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笑）。

杜：您那时生孩子在哪儿生？谁给接生？

葛：在家生的，是接生婆接生，挺顺的。

杜：现在怀孕后是否要到医院检查？

葛：现在的人娇了，总往医院里跑！我们那会儿从不检查，那时难产的也少。俺们二孙子就是在医院生的，在满城的医院。

杜：您那时生晚孩子几天下炕？

葛：二三天。有人伺候，我娘家的娘来照顾，我婆婆的身子骨不好，振川也早点回来。

杜：您那时在月子里吃什么？吃鸡蛋吗？

葛：我那时坐月子，还不如现在我在满城我二儿媳儿坐月子帮着吃鸡蛋吃得多呢。生第一个孩子月子里吃了五六十个鸡蛋，生老丫头时吃了100个。我大儿媳儿生大孙子时，那是正月十三，吃了二三百个鸡蛋；满城的媳妇儿前些日子坐月子，吃了1000个鸡蛋。我吃的比我坐月子时还要多，不帮着吃，都放坏了。

杜：您第一个生的是男孩，在那时生男孩和生女孩老人们有什么不同的反映？

葛：都高兴呗。我大儿子娶媳妇儿时，我老婆婆掉泪了。想起过去那么苦，现在孙子要娶媳妇儿啦……

杜：老奶奶是哪年去世的？

葛：13年啦，（算）1984年腊月二十五，那年都有孙女啦。

杜：过去咱这一年当中平时都吃什么？

葛：过去吃菜粥、山药面饼子、菜苦垒（音）……

杜：现在吃什么？

葛：早起喝粥，中午、晚上吃白面馒头、饼，来亲戚了买点菜，过年时有肉，杀猪、鸡，买点鱼……

杜：平时粮食够吃吗？

葛：也够吃的。有不够的，有返销粮、高价粮，咱家够吃的。

杜：您上过学吗？

葛：没有。

杜：您的哥哥们上过学吗？

葛：上过。

杜：您女儿上过学吗？

葛：两个女儿都是高中毕业。二儿子大学毕业；女儿没考上。

杜：村里的妇女有会剪纸、绣花的吗？像您会做“虎头鞋”，村

里会这种手艺的多吗？（给葛拍照做鞋的照片）

葛：完县的有绣花的，还出口。咱这儿的妇女有绣个枕头、门帘的，自己用，没有卖的。我大媳妇就会绣花。

杜：您爱看电视吗？

葛：不爱看，看那个太麻烦。

杜：喜欢看戏吗？

葛：嫌麻烦，有时看看，看个热闹呗，（大笑）我就是看个热闹！

杜：您喜欢山吗？

葛：我特别喜欢山水，看电视也喜欢看山水。我特别喜欢山，但我现在爬不上去了。

杜：您觉得山哪些地方好？

葛：我喜欢真山真水。

杜：山哪些地方方便？

葛：不是出产多，我看着心里痛快！

杜：如果接您到城里住，您住得惯吗？

葛：我不在满城住，我受不了，空气不好。在村里痛快！我也不愿去北京，空气不好！

杜：年轻人都希望孩子将来出去，与您的想法不一样。

葛：我就是喜欢山，我哪儿也不愿去！

杜：村子里现在有什么变化？

葛：变化可大啦！过去没有水浇地，没有麦子，那时没有机井，只能种玉米；现在有机井，种麦子多了。打井也没有多少年。

杜：做饭、取暖烧什么？（这时我才发现这家安装了暖气管道，是自制的土暖气，这在村里是很少见的。）

葛：冬天生炉子，还安了土暖气；别的时间烧柴做饭。

杜：谁去砍柴？

葛：在大队的时候，我砍柴。现在，他哥哥嫂子、他爸，我也砍不动了。

杜：您希望过什么样的好生活？

葛：现在的生活就不赖，我也不想好生活，这就不赖！

杜：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葛：我老小子上学的时候，当时就选一个，正好选上我老儿子，花钱，累点，也痛快！这事，我多活 10 年。今年，老儿子又添了一个孙子，又多活 10 年。等我大小子还完债，再盖上房，又多活 10 年。怎么也得让我孙子孙女上学，又多活 10 年……

杜：您就十年十年地加，能超过九十九啦！

葛：哈……（大笑）

杜：您最担心的事是什么？

葛：担心岁数大了，有病；担心大儿子盖房子；担心孙子考不上学……我就是为孩子们担心。

杜：您认为您幸福和成功吗？

葛：幸福是够幸福的！成功，算不上！那会儿，我刨土垫圈，当年行；这会儿不行啦！

这会儿我特知足(Jǔ,知足)

被访人:刘燕荣(燕)。

时 间:1997年8月2日上午。

地 点:刘燕荣家。

访谈人:李家福,王琪(问)。

在场人:李淑琴(琴)。

录音整理:李家福。

刘燕荣,女,70岁,文盲,中共党员。村里老书记介绍我们去访问村里唯一的一名老党员——栓虎妈。天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们踏着泥泞的山道上山并向人们打听栓虎妈的家。她家住在八亩台,踏进院子,迎面是一排旧瓦房。我们大声喊:“这是栓虎妈的家吗?”(因为不知其名,只好这样冒昧地喊。)屋里应声、开门,只见一位驼背老妇穿着蓝色碎花短袖上衣出来,一见我们,一边赶忙收拾屋内散乱的家什,一边把我们迎到屋里。屋内炕上坐着一位老年妇女,床上堆放着干玉米和搓下来的玉米粒儿——原来她们正在搓玉米。一问才知道那位妇女是西沟口的李淑琴,到这儿串门。说明来意之后我们就攀谈了起来。

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燕:71岁。

问:您叫什么名字?

燕:我叫刘燕荣。

问：娘家是当村的吗？

燕：是当村的，龙塘的，龙塘是大户刘家。

问：您多大岁数嫁到这里来的？

燕：18岁上嫁的他，后来俺们两个人了党，我18岁入的党。

问：在这里入的党？

燕：嗯，他（指其丈夫）是党员。

问：您嫁来时，您丈夫就是党员啦？

燕：早就是党员啦，后来我也就入党啦。俺们这儿好几个都入党啦。

问：谁给您说的亲事？

燕：龙塘我的一个二妈。那会儿俺们这老头子当了干部了，光上俺们那去。我二妈说：“你就寻了他吧。”我说：“我不，我不上山沟里去，我还下去（按：指嫁到山下）呢。”

问：您不愿意上上面去，要到下面去？

燕：嗯，我说我不上上面去，那会儿，他家不在八亩台，还在老高的山尖上啦，在离这儿四五里地的那个山沟尖上，就我们单独一户。那会儿太穷（哭泣）……我们孩子的爷那会儿，在山沟尖上也没了，俺老婆婆死得早。

问：您丈夫他们哥几个？

燕：哥儿两个。俺孩子叔叔也是当兵的，后来死啦，死了就没享受啦，上朝鲜啦。俺们这个没上朝鲜当兵，也是打仗，后来回来啦，在村里当干部。人们说：寻了他吧，寻了他吧！

问：回来是什么时候？解放了吗？

燕：没解放。他走时小，才十七八岁。

问：您结婚时还有日本鬼子吗？

燕：有，就少了。俺们老头子当干部，在坡尖上。日本在东沟，他们一伙民兵打日本，一下子把他们追到大山里去，后来他们就打起来啦。

问：给您介绍时，您知道他是党员吗？

燕：知道，那时他当干部。

问：您愿意吗？

燕：我不愿意，说什么我也不干，我娘干。

问：为什么不愿意？

燕：嫌他家住在山尖上，怎么着我也不干。我娘说：我就愿意，他家有劳力，给我家干干活儿……我没爹啦（哭泣）……就我娘，我妹妹她们小，叫我寻他。寻就寻吧！登记去，我还不愿意啦。我们一个大大说：别不愿意，就应了吧，就应了吧！

问：您为什么不愿意？就因为他家太远，住在山沟里？

燕：嗯，独门一家。我年龄小，俺们那是龙塘，我非得八亩台往下走，往上走我就不去。我娘非干！说了一年多，我怎么也不干。俺们那个妇女主任，俺们俩儿挺好，她对我说：“姑，您可别错拿主意。尽是老实人，挺好的，你那老公公也挺老实，小叔子也挺老实的。”我来了，俺们小叔子就当兵了。他哥哥有残，回来，他就去了，援助朝鲜。小叔子回来后，寻了个媳妇，那个媳妇也死了，有个小丫头也送人了。丫头她姥爷、姥姥是易县的。小叔子当兵回来后在易县当干部，有病就回来了。那时少吃没喝的，在机关也挨饿，饿回来多少？那会儿解放了（指 1960 年困难时期）俺老头子回来当的民兵连长……俺们老头子今年 80 啦，比我大 9 岁。（琴插话：俺老头比俺大 18 岁。）

问：您到这儿谁介绍您入党？

燕：有妇联会主任，有我二妈，我二妈早死啦。

问：娘家的二妈？

燕：嗯。他当干部，当中队长，当民兵连长什么的，经常上我们那儿去。后来她们生说的，他紧着磨蹭磨蹭的，说：“妇联主任，你说呀！”一年才说成的。妇联主任和我二妈叫我登记，才登记啦！

问：那会儿结婚还登记？咱们是老区？

燕：嗯，登记啦，那会儿登记啦，在村公所，俺们这是乡里。

问：您入党后也当干部啦？

燕：我没有当干部，我一直病病歪歪的，这腰后面（注：她驼背得厉害）……俺们老头子往外跑……

问：您在家也做点工作吧？

燕：嗯，工作。别说是党员，就是老百姓什么事也得操持。
（琴：尽上地里去，就今儿在家）就我们老两口，孩子们也没在家。

问：几个孩子？

燕：我4个孩子，两个丫头，两个小子。

问：都成家啦？两个闺女嫁那儿啦？

燕：都成家啦，这儿一个；那个在涿县，和她哥哥在一块儿。大儿子在涿县，二儿子在什么县来着……

问：您闺女、儿子都不在眼前？

燕：都在外面，我的亲人哪！家里夜叉夜叉的（编者按：音，不明其义，疑是冷清的意思），动不了啦。我侄儿们在家帮着点儿。

问：您的地谁帮着种？

燕：我侄儿们种的，别人种一点半点的，帮着种种，俺们看着呗；不种，俺们吃嘛？

问：结婚后，上了上面去，觉得比在娘家生活好吗？

燕：娘家也是少吃没喝的。说上那儿去，那儿也挺穷，连一块破布都没有……尽光腚呗！我去了以后，也没个嘛，也没个破布星儿。那时，老百姓都纳底子，这会儿有皮（按：塑料）底儿啦，那会儿就纳呗，一针一针地纳，纳底子再做鞋。我说，在家里苦，到这儿更苦，这儿什么都没有。结婚时我穿着粗布褂子，粗布单裤，破棉袄棉裤也结了婚啦！（琴：这会儿你嘎古呀？）我这会儿穿的，孩子们这个给一件，那个给一件。

问：您什么时候搬下来的？

燕：1958年搬下来那时吃大锅饭，就搬下来了。

问：咱们决定搬下来的？

燕：那怎么决定？我不愿意搬下来，在那儿呆惯啦，在那儿有一个老婆儿，是我一个老婶子，我们俩儿特好。她说：“你别下去呀，我一个人太闷得慌。”我说：“我不下去。”俺们老头子说：“你不去，不去拉倒！”那会儿就一个小丫头，一个小小子，就是栓虎，栓虎3岁，那个丫头9岁。俺们有一头小毛驴，他就把他们驮下去了。当娘的舍不得孩子，功夫大了，你还呆得下去？等天黑就下来啦！（笑）那会儿才盖上这破房子，外面还没有装修，那儿都要不得，穷呗！这是后来装修的。

问：这房子是1958年盖的？

燕：嗯，1958年盖的。

问：您刚上来时不愿意，愿意在下面；盖好房子让您下来，您又不愿意啦？

燕：我不愿意下去，是在那儿住惯了。山沟里谁也碍不着谁，孩子碍不着，大人也碍不着，惯了，觉得特（读 tuì）好！那水，在房根儿底下流着，吃水，拿瓢舀就吃啦！

问：山上下来的水？

燕：山上流下来的水，在道上挖个小井，那得（音 dei，“得意”的意思）呀，这会没啦！

问：现在还有人住吗？

燕：没有。

问：现在还有水吗？

燕：有。

问：水这么方便，为什么没有人到上面住呢？

燕：这么大的山野沟子没有多少地。

问：您在那儿种地吗？

燕：我们就那儿，这刨点儿，那刨点儿。后来土地改革后，就给了一块地。

问:就是上面的吧?

燕:嗯。这底下也有。土地改革,土地平分,分的,就有地了。清算,你们知道吗?那会儿,俺们老头子一年种的粮食都让人家量租子量走了,也没吃的,也没喝的。

问:咱们这儿也有地主吗?

燕:有。那会儿,我老头子种他们的地。后来,土改,土地平分,减租减息,给我们地。有的人说:不要地,地将来平分。他们不是养着小牛吗?让他给牛。那会儿,太苦,没娘,他那爹太腼腆。

问:嫁到他家,您当家?

燕:有老的那会儿,我不管事;老的别的不管,就做饭吃。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吃。那会儿有什么?见不着白面星儿,就是吃棒子面、小米,有就吃,没有就不吃。我去那年还量租子啦,那年量我们一大口袋租子走。拿这么大的斗,木头斗,浮头有梁儿。

问:一年交多少?

燕:一年种地不多,我们尽种坡地,刨的坡地,也得交租子。

问:自己刨的地也得交租子?

燕:嗯,也得交租子,是人家的地方,山是人家的,人家的房,人家的庄户。

问:开荒刨地也得交租?

燕:嗯,也得交租。那会儿真压迫人,我那老公公老实。我婆婆死时,我那老公公给我学舌。老公公脾气好,我这老头子脾气不好。老头子尽往外跑,种不上地,老公公帮我种地。

问:你丈夫不是哥俩儿吗?

燕:俺小叔子当兵啦,剩下我们3口人,后来有了一个小孩儿。

问:解放了吗?

燕:解放了。

问:后来,入合作社了吗?

燕:入了,入了高级社。互助组,初级社,爪髻(地名)的干部上

咱们这，咱们的干部上爪髻去。

问：那时，您下地劳动吗？

燕：我那时劳动，下地、刨点药材、割点条子……老头子也割条子卖个钱。那会儿，钱，二五眼，一块五、两块钱 100 斤。

问：在社的时候，您下地一天挣多少工分？

燕：劳动，我一天也没掉下 8 分，干的多，加的分。那时我就罗锅啦，那会儿 3 个骨头节就窝曲啦。这会多了，就这么大罗锅啦。

问：那时也没治，这是什么病呢？

燕：月子里得的。我那会儿腿疼、腰疼，这疼那疼，也吃不上东西，过日子我也挺细，尽让着老的们、男的们吃，我就尽着他们吃，月子里吃不上什么，我连扔了七八个（孩子）。要不，我能这样！那会也没管儿，不活着还想要！生哪个来着？什么也没有，就喝了二两糖水。

问：吃鸡蛋了没有？

燕：没有。那会儿也不像现在，养个鸡儿什么的。

问：生大闺女是什么时候？

燕：大闺女是要的。要了后，生的栓虎。

问：栓虎今年多大岁数？

燕：42 岁了。（推算出她是 28 岁上生的栓虎）头会儿扔了四五个，一个也没活，要一个吧。

问：都是生下后死的？

燕：都是生下后死的，抽风呗。我这身子骨太弱，胎热(?)。过那穷日子！生下四五个都扔了！我又好啼哭。

问：谁给接生的？

燕：我不要人。

问：自己生？

燕：嗯。生栓虎那时，生不下来啦，后来俺表婶子弄了好一阵子，生下来了。后来又生了好几个，又生了老丫头，我这个老丫头

是请的医生。

问：栓虎前边，您生了几个都遭际了（死了）？

燕：嗯，一年生俩儿，小产的，大生的也不活着。生下来爬爬（形容哭声），怪好的，不一会儿，抽风，喘，就死了。

问：是不是接生不卫生？

燕：不知道那个。

问：那时自己生没人管？

燕：没人管，谁管呀？

问：剪脐带谁管呀？自己剪？

燕：自己剪。

问：拿剪子剪？

燕：拿剪子剪。

问：消毒吗？

燕：不消。谁知道那个呀？

问：用热水烫烫吗？

燕：不烫。生下一个扔啦，生下一个扔啦，扔的挺多啦，人们就说：“你要一个吧，就压下去了。”人们就这么说。我一天到晚啼哭，眼都快瞎了。后来得了白内障，手术，最后落(lào)下3个孩子。

问：栓虎是村里人帮着接生的？

燕：是我一个老表婶子，她早死了，她帮着接的生。也挺不好生，俺老头子找台底下的医生，找来了，也就生下来啦。

问：后来这两个孩子呢？

燕：找的本村里的医生。

李：过去是不是因为不卫生，剪子不消毒？

燕：人们说是胎气的过。后面这两个生下来后，医生给扎了扎，好啦。生这两个找的医生，打针什么的。生下来啼哭不出来，光“啊—啊—”，不啼哭。（琴插：营养不足，怀时吃不上）那会儿没什么。这会儿嘎古不嘎古的也比那会儿强。

问:那时怀孕检查吗?

燕:谁检查过?我生这几个也没检查过。生栓虎时还在山沟里老顶子上,吃什么白面?

问:苞米够吃吗?

燕:那个上几年也不够。土地平分以后就够吃了。那年吃食堂,粮食归在一堆啦!栓虎3岁上,吃棒子糝儿,俺们三四口子,这么一小碗儿,棒子面、老白菜帮子抄(煮)面粥,呼呼地吃了,都入食堂啦。

问:那会儿就从山上搬下来住啦?

燕:六月十三吃的食堂,八月里下来的。那时做豆腐庆祝,弄走了十几斤黄豆,等分的时候就这么两小块儿(笑)。

问:在一起吃食堂,大家高兴吗?

燕:开始高兴。我给他们做饭去,一天挣好多分。这么大的锅,天天这么一大锅面粥,俺们几个在一块做饭。

问:您那时腰就落毛病啦?

燕:也有这么个小弯弯儿,还不痛,打吃食堂后就结实了。过日子想细也细不上来了,分了就吃了。分山芋面饼子,一个两个的,俺们饭量小的也够吃了;有不够的,我说你们吃了吧。那时,饭量大的真不够吃的。

问:吃了几年食堂?

燕:吃了一年多就散了。那时挣工分,人多工分多就多分,人少就少分。

问:那会儿一年能分多少粮食?

燕:唉,分不多。那时,我们这儿净沟谷的,山头子上哪长?也弄不上粪,叫家家户户弄粪,我们这户就弄了1万多斤粪。那时孩子们小。俺们一年下来挣1000多个工(按:10分为1个工),一个工才2角钱,4角钱是最多的。

问:粮食够吃吗?

燕：不够呗，去买玉米粳儿。（琴插话：要饭去呗。）

燕：她家孩子和我家孩子要饭吃去。（琴插话：我还要饭去呢。）唉，真苦了老百姓！这会儿我特知足！（编者按：“足”方音读“ju”上声，满足的意思。）这会儿太好了！要不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会儿老百姓这么享福？

问：您后来生这两个孩子就好了点儿吧？

燕：后来生这两个孩子，个人养点鸡，吃这么两个鸡蛋；有他们大的，我也舍不得吃。

问：谁伺候您月子？

燕：我两天就下地，两天就个人做饭。他当队长走了，我个人起来做饭。

问：您生这几个孩子都是两天起来做饭？

燕：我在下头时（指搬到现在的住处），这两个都是两天起来做饭。

问：在上头生的呢？

燕：在上头，是我娘伺候我十天八天的。

问：生栓虎时呢？

燕：生栓虎时还有空月子。栓虎以前生下来没有活的，个头大的只活了五六个月。

问：活了五六个月死的？

燕：嗯，活了五六个月死的，抽风死的，月子里得的呗。老二也是抽风死的，不到 100 天，90 多天死的，抽风死的。那时候也不知道吃药、药的。

问：生了十来个孩子加起来一共吃多少鸡蛋？

燕：生头一个孩子，一个鸡蛋也没有吃上，喝了二两糖；第二个月子，那时养了鸡，吃了 10~20 个；第三个，老头子就不愿意啦！

问：说您保不住孩子？

燕：嗯。他就不愿意啦！

问：怨谁呢？

燕：说保不住孩子呗！

问：怎么不愿意？

燕：说我身子骨不行，别人家老娘们儿会抱小孩，我不会抱小孩呗。后来，我要了一个，这后来又生了几个呗。要的那个丫头，这会儿属什么的……那会儿，我挺瘦；这会儿，我还强了！这会儿这棒子粥，你猜我吃多少？吃了一大碗那故（音），还吃了4大碗粥。我只能喝个粥，弄个菜什么的，别的吃不了。

问：您最远去过哪儿？

燕：我最远……那时小，给人家看孩子去，去过石家庄给人家看孩子。

问：那时多大呀？

燕：那会儿14岁上。

问：解放前？

燕：嗯，解放前。是我们那里的一个亲戚，说你们少吃没喝的。我妈上那儿要饭去啦。我们亲戚说，我给你们找个看孩子的吧。看了两天，我们就要饭后来啦，回家啦。我也没爹，我和我娘在一起，我哥当兵去了。

问：解放后出去过吗？

燕：侄媳妇生孩子时去过满城。

问：14岁给人家看孩子，去了几天就回来了？

燕：去了几个月就回来了。看孩子，还得叫做饭，我也没做过饭，我才14岁，我知道什么呀？

问：那是个什么人家？

燕：老百姓，也是做卖卖的。叫我给他们看孩子，看了一把也没给钱，就混了两天饱饭，吃饱饭看着也不愿意。我说：“大婶，我跟我妈走啦。”她说：“走哇？走就走吧！”也没给路费，我们是要饭回来的。那会儿和地主一样，太厉害了，后悔的我。我说，我要饭

也比伺候他们强。我和我娘不断地要饭吃。我还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妹子。这会儿我好过了,我小子们都在外面,丫头挣个钱,都给我零花的。

问:您还去过别的地方吗?

燕:还去过保定,去保定拉我的眼睛去啦,我老大小子给掏钱拉的。这个眼看得见,那个眼看不见,这不用拉了;不拉就什么也看不见啦。(又转移到住房)我们这房子塌了,上面弄了个小房。这房不又漏了?黑天漏一宿。上面盖的房等儿子家来时占(住)。

问:是大儿子栓虎拿钱盖的?

燕:嗯,他们给我盖的呗。这房子漏啦,这后面都塌啦。他说,弄弄吧,在上面盖吧。

问:几个孙子?

燕:就这一个孙子,3岁啦。老二两个丫头。栓虎头会儿寻了个媳妇儿,是个老师,月子病死了;二回又寻了个工人。

问:栓虎始终在外面,没在家?

燕:上了大学(编者按:中专)啦,在通县师范。上学出来后教书,在公社里教了几年,在易县教了几年,在乡里呆了几年,这会儿去了涿县。光两地生活不行,花费大,这会儿调到涿县了。

问:他头一个媳妇死啦?

燕:嗯。怪好的一个人,也是教书的,他们俩在一块儿。生孩子大出血,就死啦,瞅着死啦。

问:没去医院里生?

燕:请了个医生。

问:是不是胎盘没下来?听说有一个当老师的生孩子死啦,您儿媳妇是本村的老师?

燕:嗯,那时在下面教书。她挺有材料(“有材料”是“有本事、能干”的意思),总出去学习,生孩子死了。

问:要是上医院就没事了?

燕：可不是价！那个医生打催生针打早啦。

问：当地的赤脚医生？

燕：嗯。

问：孩子活啦？

燕：孩子活啦，今年 18 岁啦，跟着他爸爸啦，也转了户口，吃商品粮的户口。这会说考上大学啦，说上包头上学去，他爸爸供他。

问：您儿子栓虎上的师范，您姑娘上学了吗？

燕：姑娘上学的不多。那会儿，老师尽叫学生给他们干活，后来他们就不愿意干啦，后来这个丫头就不上啦。我说：“上学去吧。”她说：“我不上了，不去伺候他们啦。”

问：老小子上的什么学？

燕：老小子小学没毕业，那会儿挺穷，就不供他们啦。

问：就供老大？

燕：哎呀！我供这个老大不容易呀。那会儿，今年喂个猪卖了，明年再买个小的。就为供养他，不花钱行了？就把他一人供出来了。我说：“你们谁我也不供啦。”大丫头不上啦。要的这个丫头是双铺的家。第二个丫头，也不上啦，这个丫头是块材料，体育学校那会考头名。她说：“不上了，光花钱。”就上班啦。十四五岁就挣满分，个子大，干活也麻利，挣满分，掰棒子什么的，挣分。外面一年挣 1 万多分，没吃过照顾。我说，咱们不吃照顾，你们好好干啊，多干活就吃上了。

问：二闺女嫁哪儿啦？

燕：涿县。

问：老小子在哪儿啦？

燕：在灵邱县。

问：干什么啦？

燕：弄着两个孩子，做买卖，卖个果子，他们在那儿享不了福。

问：这会儿两个闺女、两个儿子都给您点钱？

燕：大丫头不给，大丫头在农村，没有钱。大的在北洼，还近点儿，给我干点活。当娘的从小摸索大了她。

问：抱来时多大？

燕：5个月上，来时，也不吃东西，光吃“妈妈”（奶）。那会我那个丫头死了，我这奶回去啦，硬吃出奶来啦，她是吃我的奶长大的。

问：那时，人家都抱小子，您怎么抱个姑娘？

燕：人家给你个小子，给你个丫头，咱们还不乐意？人家孩子稠，要不人家不给咱们，这个才5个月，没两个月就没有奶啦，又怀上啦。他们也净丫头，连我要的这个就3个丫头啦。他家就觉得快饿死她了，要不人家也不给咱们。她一点奶都没有，她也不吃东西。她大姨奶着，她大姨没有老头啦，找了个老头，人家不要小娃娃，这才打发人来。俺的一个二妈是那儿的娘家，我那大哥三月三赶庙会去了，就把这丫头抱回来了。来那会儿，那肠子一排排的，看得真真的，胳膊没有大拇指粗……（哭泣）后来行了，白天找奶吃，晚上吃我大嫂奶，吃了她的吃我的，十来天奶就下来了。

问：您上面那个孩子刚没？

燕：没了3个月啦。她尿尿，我就吃碗饭，她不尿，我就吃不下东西。死了怎么办？那时，我们在一起开青年团会去，他们说：“妹子，你要伺候活了她呀，你就行了好了，你可伺候不活她呀！”吓死我啦（插话：您可费多大的心血呀！）（燕哭泣）你不孝敬我，我怎么伺候活你的！成天在炕上躺着，三天三宿不动也不吃，我就守着，她几天不吃东西，我就几天不吃东西。吓的慌，没有孩子。

问：她知道吗？知道自己是抱来的吗？

燕：知道。哎呀，这村里人跟她说，你不是亲的。她娘请一回，叫一回的，捎信什么的叫她去。她去了好几回，我都不知道，不跟我说，我也不知道。她丈夫给他丈母娘钱，两口子去呗，还买衣服。后来，我听说的，我觉得气得慌。我救活了你呀，要死啦那会，你也没法呀！她妈妈也是饿死了好几个。我说：“那样，你上那儿找她

去。”我这凑和了她啦。后来去了,说认她。我们去了两回,她就对我说:谁谁给人了,长大回来了。后来我就没去。结了婚了,咱们管不了啦,偷着去。后来,我听见了,气得我心疼。我怎么凑乎活了你!我跟她说,怎么也不听。这会儿刚去,回来了。

问:她对您不错吧?

燕:认,反正是我养活的。哎呀,俺们那哥说,忙着叫她来,不来就死了。她娘那人家也不强,抱哪家,人家都不给奶吃;弄回来时,在道上,她爸爸和大妈抱回来,哪儿找奶,人家都给吃。回来在龙塘,这个给吃,那个给吃,吃了十来天,这就算活了,我这奶下来了,梗梗的(按:指奶水多),精了。

问:这些都给她讲过吗?

燕:跟她讲,她听你的行啦,不听你的,白讲!给她讲,不愿意,得罪她干啥?有活给干,过年过节的也来,我家里这些活看不见,这衣服做不上,他们也挺忙,我眼睛也看不见……

问:咱们这的妇女一年四季都忙什么?

燕:下地,割柴禾,不呆着。这女的也不呆着,这老婆儿(指李淑琴)刨药材,割条子。当年老头有病,刨药材卖了买药。(琴:瘫了两年1个月零4天……)

问:您在黄龙寺住了这么多年,18岁嫁这边来几十年,你觉得这山呀树呀有什么变化?

燕:变化大多啦。这山上成果园啦。

问:您来的时候山上没有果树?

燕:没有。只有一棵半棵的柿子树,有洋槐树什么的,没有果木树。

问:听说以前山上的树,烧木炭烧没了,是这样吗?

燕、琴:烧炭、刨茎疙瘩。那会儿人们穷,你的坡地你刨,谁的山是谁的,谁叫刨?

问:“谁的山”,指的是地主的吧?

燕：谁刨了多少给多少钱呗。

问：烧炭是什么时候？

燕：老辈子，我来时，他们还烧炭。

问：什么时候不烧啦？

燕：这几年，那头还有窑呢，年时还烧啦。

问：烧炭就烧这山上的树？

燕：嗯，树墩子、疙瘩、刨茎疙瘩，如果发大水就冲了，又伤地又伤人。

问：伤过人吗？

燕：这会儿没有，早些子哪不伤人？大水泡，扑腾一个，扑腾一个把那庄稼、把那人们冲下多少？要不，这几年国家管着，不叫刨茎疙瘩。

问：那时，就是靠半山腰有点地，也没果树？

燕：嗯，也没果树，什么都没有。

问：树也没有现在多？

燕：没有。那会儿哪有树？这会儿村里也栽柿树、杏树，户里也栽。

问：从什么时候户里开始栽树？

燕：有几年啦。

问：您种树了吗？

燕：俺们种了 100 棵柿子树，在我们地边上，坡根里，这西沟根子里，东沟里边也是我们的。

问：一年收多少柿子？

燕：尽小树，还没收呢。俺们分了地后栽的。结了的，年几个卖了百十斤。

问：除了柿子，还有什么树？

燕：杏树，李子树，桃树。

问：今年结果了吗？

燕：今年没结。桃三杏四李五年，这是老辈子人说的。

李：有包果树的吗？

燕：俺们这国英包的。

问：国英也姓刘？包了多少？

燕：包了十来亩。哪个村都有包的，包的不少，俺们家没人。

问：这就不简单了，栽了100棵树，这树都是谁管啊？剪枝啊？

燕：没有剪过。

问：（对琴）您都采什么药材？

琴：柴胡……乱七八糟的，说不清。柴胡最多，还有穿山龙、白头翁、根根花根、知母、远志……来了收药材的，收走了好多。

问：采来药材，还得晾干了？

燕：还得晾干了。开着三轮来收来，八九块钱1斤。（正说着，刘燕荣的丈夫回来了，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汉，身材高大，并不显老。）这是俺老头。

问：您这是一对老革命。您叫什么名字？

燕：我叫刘燕荣，他叫于福祥。

问：咱这姓于的不多？

燕：就他们一户，外姓的。

问：是祖祖辈辈在这里，还是后来来的？

于：来的年头多啦。

燕：太爷挑上他们来的。

问：老家在哪儿？

于：完县。

丫头们孝顺你，你也享福

被访人：刘艳玲（艳）。

时 间：1997年8月2日下午。

地 点：黄龙寺北湾村口。

访谈人：方炼（方）。

记录人：任晓坤（任）。

录音整理：任晓坤。

刘艳玲，41岁，文盲。丈夫外出打工。有3个女儿：大女儿已婚，二女儿在满城一个饭店打工，小女儿上学。家里新盖石头房3间，准备为二女儿招上门女婿用。

方：您今年多大岁数？

艳：41岁。

方：念书念了几年？

艳：俺们这念书的少，一般都是文盲，不识字。

方：您认识字吗？

艳：没上过学，老的供不起。

方：像咱们这么大的，男的上学吗？

艳：男的上两天学，上的不多。

方：那您从小就帮着家里干活？

艳：干活呗，结了婚还是干活。这地方里少不了干活！

方：娘家是哪儿的？

艳:东沟。

方:什么时候结婚的?

艳:结婚不晚,19岁。

方:是自己认识的,还是经人介绍的?

艳:经人介绍的,那时搞对象少,都是介绍的呗!

方:您娘家姐几个?

艳:俺们姐儿4个,1个弟弟。

方:那你们姐儿4个都没念过书?

艳:二的念过书,出去上满城了。俺们姐三个都没念过书。这地方别说没材料的,就是有材料的也供不了。拿个小生来说,那回书费都八九十,小学上不起。家里劳动力挣的维持生活都维持不了,养什么都没有本钱。你就说养小尾寒羊,第一个是没本钱,养好了也销不出去。你就拿种果木树来说,俺们前几年种,寻思着弄个钱呗,种桃啊、苹果呀,长出来都处理不了;不处理都烂了,处理又没地方。

方:您现在就光种地?

艳:俺们有果树来着,不值钱,核算起来还不如种地。

方:你们种了多少果树?

艳:小二亩吧。

方:种了多长时间了?

艳:种了五六年了,弄不来钱。

方:都结果啦?

艳:都结果了,就是卖不出去,弄不来钱儿。俺们这儿,老百姓没钱儿,谁买这个吃?明明值5毛钱,找班车带出去,2毛钱都不值。

方:你们的树种在山上还是平地?

艳:种在平地,不上山。山上不行,水上不去,天旱。

方:你们地是承包的?

艳:俺们是分的。

方：你们种树粮食从哪里来？

艳：五六年没打粮食了，不够吃就买呗！

方：你们一共多少地？

艳：俺们这地二五眼，一个人才五六分，俺们4口人的地，大闺女聘了。

方：您才41岁，就快当姥姥啦？

艳：当了，孩子都那么高了（用手比划着）。女儿结婚也就20岁吧。

方：地里都种什么？

艳：种的树、粮食。好地里种柿子树。光种树粮食打不上来，俺们连吃的都没有，国家又不供应，你得拿钱买吧？果子收上来又不值钱，栽果树水上不去也不行。

方：那么你这些树打算怎么办？

艳：我觉得不挣钱，把桃树砍了种上粮食，就能打100多斤，能吃上几天。弄果树来不了钱也白糟。

方：粮食种什么？

艳：麦子，棒子。

方：养着什么？

艳：养猪、驴、鸡。

方：养鸡为自己吃？

艳：这地方你也不能多养，没地方，再说也不懂技术养多了一闹鸡瘟一个都剩不下。

方：你没钱想过贷款吗？

艳：你想养又怎么样？开始也来不了钱；家里地里这些活也够累的。我说养小尾寒羊，养一只5年也赚不回来；出去打工就说不挣，哪个月也来个300~400的。

方：孩子他爸到外面打工是吗？哪年出去的？

艳：他哪年都出去，有五六年了。

方：他挣的钱给你吗？

艳：啊？他不交家里怎么行？得养着家里。

方：您在家里说了算？

艳：（笑）还是老头在家里说了算。当家的在家听他的，不在听我的。

方：地里种什么，或者该施肥打药，都是您决定？

艳：对，每年都一样种。他们都出去，光等他们也不行。

方：农忙时他回来？

艳：回来，不忙就走。

方：大事谁决定？

艳：他决定。

方：您想再学点什么？

艳：俺们不识字，学什么呀？要是识字买本书看看，听你们讲讲（指农大讲课），走了就忘了。

方：没听课去？

艳：听了一点，家里有活没时间，就回来了。

方：你想养点什么？

艳：像养羊什么的我也弄不了，一个人弄不过来，要养两三个羊得有人，没人养不了。

方：孩子都多大了？

艳：18岁了（指二女儿），在满城；小的在岭西，家里就我自己。小的过年就初中毕业，不放假，补课，过年才回来。

方：老二在满城做什么工作？

艳：在一个饭馆里，出去好几年了。

方：她挣钱给您吗？

艳：给，孩子们知道家里穷，挣一分钱也交给家里。

方：您当家的弟兄几个？

艳：弟兄5个：哥儿仨，俩妹妹，都结婚了。

方：老人还有吗？

艳：一个母亲，父亲没了。

方：母亲跟谁过呢？

艳：跟我兄弟。俺们养的这老人（手指身边的老人）是我大大（按：丈夫的伯父）他们，俺们养他们。我大大没有小人儿（孩子），就要了我们。我们没跟着亲老人，俺们养着仨老的：两个大大，那个大大前年去世了。

方：您婆婆您还管吗？

艳：俺们不管了。没俺们的事，在那边我弟弟管。

方：娘家那边呢？

艳：那边也没什么。你要比老的强就孝顺老的，老的要是比你强，你还孝顺老的？你要有钱给老的买点吃的也应该，没钱也买不了，就根据条件来说。

方：这地方老人的遗产有闺女一起分的吗？

艳：没有。像俺家来说，到这边了（指过继），俺们大大的遗产属于俺们，那边的遗产属于我弟弟的（指丈夫的弟弟）；娘家的遗产，有弟弟就兴不着你丫头。孝顺老人是小人儿们的本分。

方：上肥打药你怎么学？

艳：这就是个人自学，也不用识字。

方：你怎么知道打什么药？

艳：像果木树吧，俺们就试着打，打这样不行，就赶紧打别的药。

方：也不问别人？

艳：问谁去？有识字的打什么，俺们就跟着打，跟人家学呗。有时候让别人看看说明书，一桶喷雾器兑多少水。

方：果树收成不错吧？

艳：前几年桃儿长得怪好的，就是卖不上钱儿。还有一片苹果树，都这么粗了，就是不给你长果儿。还有点花椒，这几年死得太

多,主要是天旱。

方:村里有养三四只羊的吗?

艳:5块多1斤,那边有养的,好几家养。家里人少了养不了,大了真急人,没劲弄不了,挤人一挤就挤倒了。这地方不行,果木树不值钱,养什么吃粮食少还行,吃粮食多了养不起,养猪养不胖人家不要。

方:养猪是为自己吃还是卖?

艳:有养了卖的。你要是家里不养一个吃的,有人来了,油都没有,肉也没有,叫人家吃什么?个人养一只小猪,养一年吃了呗!要是粮食再养一只,没粮食怎么喂呀?

方: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艳:我看过年要不了饭就行!太旱。那点儿园子一个人才1分多地,哪够吃啊?

方:你什么时候开始用化肥?

艳:有七八年了,早先用猪圈里积的肥。旱地里下雨用点儿化肥,不下雨,连肥料都不敢使,都烧死了。有的连化肥都买不起,一袋硝酸铵就70多块钱,也不敢多用。这地儿怎么也是个苦。城市里不是说奔小康吗?你们想着法地让我们变富,我们这靠什么变富啊?养羊没人养不了,不出去挣钱还一分钱也没有。

方:对山里没信心是吗?

艳:有什么信心呢?也就是种果树呗。

方:山上有草药吗?

艳:有,都去刨药材,一天弄一小撮,卖个5~6块的,总比呆着强吧。

方:你去刨吗?

艳:去。

方:都有什么药材?

艳:什么都有。柴胡、知母、穿山龙、大红袍、党参、白芷……妇

女们不如男的，人家哪儿都上得去，一天弄个 20 块钱，妇女们也就弄个七八块钱。

方：您会什么手艺吗？比方剪裁什么的？

艳：也不识个字，学什么哟？

方：绣花、剪裁什么的呢？

艳：用剪子铰点什么的像俺们这岁数的，脑子笨，小丫头们还行。铰点什么，要是搞个小厂子什么的还行，妇女们能弄个钱。这地方的人不怕苦，就怕不挣钱；要是干半天给不了个钱就泄气了，不愿意干了；要是她把活弄得挺好的，你给她开了个钱，她就越干越有劲。搞个小厂子行。

方：你听广播吗？

艳：也就是看看电视。电视上有讲搞养殖的，个人也想干，这一算，那一算，也没个钱，干不成。

方：爱看什么样的节目？

艳：也就是看看养殖的。

方：看电视剧吗？

艳：俺们沙井台好电视不给放，别的都演完了才给俺们放，俺们只能收 1 个台。

方：你喜欢电视里什么样的女的？

艳：喜欢的多了，也没法子，人家养鸡、养鸭、养兔子的还都是女的。那个养猪的女的还是个寡妇，人家娘仨不是发家了吗？人家有地方，宽房大院的。咱们这也没地方！

方：男的没出去的时候你下地吗？

艳：下地呀。那时孩子们小，我一个人弄不了。这会儿孩子们都大了，他就出去挣个钱。

方：你不下地闲着时，除了休息还干什么？

艳：闲着时聊个天呗。这地方你说养什么？主要是当爷爷奶奶的，抱着个孙子，弄着地里的这个摊子，也养不起什么。

方：盖房子的钱是哪里来的？

艳：养猪，养了两头猪，个人再卖点这个，卖点那个，凑起来的。

方：也没借钱？

艳：也借钱了，不花不花的，也1万多，老百姓哪儿弄去？

方：借钱都找谁借？

艳：我妹子出去了，跟我妹子借。我现在身子骨不行了，脑子不行，神经痛。谁都说我劳累过度，头也疼，发烧，上哪儿看都说神经有毛病。

方：有病找谁看？

艳：这地方有赤脚医生，也不敢上医院，没钱，上医院就得四百、五百的。叫在家里养着。也做过CT、脑电图，给你点药吃了也不管事。

方：仨孩子在哪儿生的？

艳：在老房子里，都是在家里。现在上医院的也少，村里有医生。

方：接生的是谁？

艳：就是他们呗。

方：有女医生吗？

艳：没有。

方：做产前检查吗？

艳：他们也给检查，没事就在家里生，有事就去医院。我小姑（即书玲的姐姐）就是生孩子死的，大出血，要是上医院也死不了。那会儿也没车，就有个拖拉机。生个孩子不容易，也不叫多生。

方：那您怎么还生了3个？

艳：那时没有计划生育，也多少有点，没现在这么严。要了第三个就再也不要了。这就了不得了，就做了手术了。

方：您没想生个男孩吗？

艳：想有什么用？这都是命！也不管男孩女孩，有仨就够了。

身子骨不行,要一个伤一回身子,不行了。

方:您现在这样跟生孩子有关系吗?

艳:有。这地方坐月子没个吃的,那时候不吃就得干活。

方:吃鸡蛋吗?

艳:有吃的,有钱可以买,没钱上哪儿买?

方:坐月子也得做饭?

艳:可不呗。人家下地干活回来得吃饭,你个人也得吃饭。这会儿和那会儿不一样,这会儿都歇1个月。咱这里的妇女差不多都有病,都是月子里落下的。没男孩的要生男孩,生了一个又一个,生了五六个,我生了仨就够了。

方:为什么非要个男孩呢?

艳:就是想不通。我不管男孩女孩,有儿子不养你,你也没法。丫头、小子不一样?丫头们孝顺你,你也享福。

方:上远处去过吗?

艳:没去过。

方:去过满城吗?

艳:去过。石家庄、保定都去过。

方:去石家庄干什么?

艳:卖小衣裳,赔钱了。那地方咱没去过,不懂。那地方人挺鬼,整包买来的,打开一看净残品。卖的时候人家要好的,不要坏的,赔了点儿钱。上满城也为这儿,想挣点钱呗,都没成。现在哪儿也不去了,在家里养个猪弄俩儿钱。我就是身子骨儿不行,要不,我就想法挣点钱。其实大队想得也不嘎古,搞过几个项目,都没成,还不如搞款放在各户里,让个人干。干什么都要本钱,喂猪最低500元的本,一只小猪崽200块钱。我身子骨不行了,他老出去,干不了啦。我时间有限,俺们管着3个小队的电。

方:你的职务是什么呢?

艳:俺们管收电费、浇园子,电工来了还得管,烦死了。

方：是一个队有一个吗？

艳：俺们管 3 个队。

方：大伙选的吗？

艳：对。

方：一年一户要交多少电费？

艳：加上浇园子，五六口的户，加上照明，往小二百交。电器出了故障俺们大家伙摊。电费挺高，浇园浇不起。

方：那电费你家收吗？

艳：对。

方：大伙交吗？

艳：交啊，你不浇地吃不上，都旱死了。

方：谁给浇？

艳：我给浇，浇完了收电费。

方：管电的知识你现学的？

艳：这个活儿，我看也不用知识，一个钟头 6 块钱，按钟头算，也不用识字。

方：这个钱交哪儿？

艳：交变电站，在岭西，月月交。

方：那你也得提成吧？

艳：不，这是 3 个队找的我。一天 1 块钱，算俩儿钱呗！——一年 360 元。

方：谁家浇地都找你来？

艳：全队一块浇。

方：我看地也没连着。

艳：连着呢，浇完这块儿浇那块儿。我管着这块地，又没本钱，什么都干不了，要有钱我个人干了。

方：您想干什么？

艳：想干的多了。要有钱，我还干我的老本行——养猪。养猪

有了钱,再干别的。要说大事,我们当家的做主;要说养什么,我做主!我养猪那几年也弄钱了,这几年不养了,弄房子累得慌。

方:您盖房子时谁帮忙盖?

艳:就咱当村的呗!就算雇工吧。我远处的要管饭。缺什么,得我跑,累!

方:我看咱村的人关系都挺好的?

艳:挺好,有事都帮助。

方:都什么事帮助啊?

艳:像有个红白喜事的,俺们这村里都集中;谁家有大事,都把自己的事情撂下。俺们这儿,这边是我亲家,那边是我亲家(用手指),除了亲家就是本家、外甥,这家小子给俺们做了上门女婿。

方:上门挺多的啊?

艳:对。没儿子的呗。

方:上门得给什么?盖房子吗?

艳:盖房子。

方:生了孩子姓谁的姓啊?

艳:姓妈妈的姓。我不管这个,姓谁的姓不都是他们孩子吗?

方:聘闺女那边给彩礼吗?

艳:给什么呀?要是那边一个儿子,给也没用,都是亲戚,要有什么劲?个人的丫头,她穷,你还得接济她,富裕点,就给点儿。

方:咱这里,结婚还迎啊送啊的吗?

艳:送啊。

方:也请大伙吃饭吗?

艳:请。这地方也“撂摊”呗,一般都时兴撂摊儿,亲戚都觉得你不嘎古,喝个喜酒什么的。你要是不撂摊谁也不来。一般都大小撂个小摊,花俩钱,也不敢花多了,这地方没钱儿。

方:上门女婿家也撂摊儿吗?

艳:他们不撂,跟娶媳妇一样,他们就不管了,跟聘个闺女一

样。

方：这儿没有说上门女婿不光彩的观念吗？

艳：没有，下边子有。这地方都挺近的，谁都知道谁的脾性，这才给他做亲。

方：这地方有没有年轻人自己找对象的？

艳：有。

方：你这姑娘是自己找，还是你做主？

艳：她自己愿意。这个媳妇（指周楠）是沧州的，还有一个是正定的。俺们这也有几个外地的，都是自己找的。

方：都说这不好，怎么还往这儿嫁？（周楠：打工认识的。）

方：你现在有什么担心的事吗？

艳：也没别的事，就我个人，他们都出去了。主要是担心孩子考学，供上学就了不得。

方：考上学您应该高兴啊？

艳：高兴。孩子只要上大学，苦着个人也供她，只要她有这个材料，没这个材料也没法。

方：您觉得这山里还有什么可利用的吗？

艳：我觉得就是弄这个酸枣露发财，就是得用机器，没机器弄不了，得有大本儿。没别的发展，弄果树上不去，也不行。

方：砍柴到哪儿去？

艳：这坡里哪儿都是柴禾。

方：您自己去砍？

艳：个人去呗。他们不在家，一天割个两三捆的。

方：能烧多少天？

艳：烧半月二十天的。

方：您觉得在这生活哪些方便，哪些不方便？

艳：我觉得什么都方便，就是交通不方便。吃菜个人种，别的没什么。

方：咱们这什么时候通的电？

艳：1981 年。

方：那以前点油灯，点蜡？

艳：点煤油灯，那会儿没有蜡。屋里什么都看不见。

方：上面领导经常到这儿来吗？

艳：也不常来。

方：您知道乡长是谁吗？

艳：不知道。

方：县长呢？

艳：不知道。

方：国家主席是谁？

艳：不是江泽民吗？

等我两个小子挣钱了，我就熬出来了

被访人：刘玉珍(珍)。

时 间：1997年8月1日。

地 点：黄龙寺八亩台刘玉珍家。

访谈人：方炼，任晓坤(问)。

录音整理：方炼。

刘玉珍，53岁，丈夫去世后独自生活，有两子两女，女儿出嫁，儿子参军上军校，其中一子已婚。家住4间新砖瓦房。

问：您家里都有什么经济来源？靠您自个儿种地？

珍：啊，靠我自己种地。费劲的时候我娘家的两个弟弟下来帮我。我是个耿直人，能弄的我个人弄。小子们上外面去了，看他们是孝顺我。我自己干了吧，身体好，就干快点儿……

问：钱是您自个挣自个花？

珍：自个挣自个花呗。有的时候有两棵花椒，年年铰了，卖个50块钱吧。俺们那是6个人的花椒，结果死得差不多了。柿子树没有。有的时候借钱花；再有孩子们来，他们给我70、80，有时信封里邮10块。丫头们给我十块八块的，穿的靠她们。有就多花，没有就少花。再说，种庄稼买化肥什么的，我把帐算算再买。别的我不买，吃嘴的吧，锅上有的就不买。将来小子们挣了钱我再买。我这儿买了一捆挂面，准备看人去，这亲戚还是得看。我大伯子是烈士，为了保护县长，他牺牲了，那时他才21岁……

问:那是哪年的事?

珍:日本正扫荡的时候。他掩护县长,县长走了,他被敌人打死了。咱们什么话也不说,也是应该的。这个,小子们也没啥,我找大队,大队得明白。我就说你们困难,把话说到为止。也没说你是双军属,我们照顾你。给乡里写过申请,照顾了30(块钱)。孩子们说:“娘,你别写申请了,不给你这30、40,你就不过了?给了你,你答情还答不过来呢。年几个我闹了点儿病,找他们,没写申请。他们管我也叫婶子的,叫奶奶的,他说没有钱,没钱就算了。我说我是这么一个建议,我没再找过他们。我吃的有我娘儿仨的地。

问:那您的钱从哪儿来?有养鸡的,养……

珍:我养着点儿鸡儿。俺们这儿常闹鸡瘟,再有,山上有人下药,都药死了。我就得圈着它们。要是养个羊,养个兔还可以。我没养羊。

问:没养猪?

珍:我养着只小猪。孩子们也不叫我养,说:娘,你身体不好,别养了。我说:你们供不了我,我个人养我个人,我劳动点就够我吃的。有,我多花;没有,我少花。你们争气我也要强。我跟他们说了,准备养只羊,拉着放。

问:现在不让山上放了吧?

珍:封山植树造林,不叫上山了,我拉着放。

问:要养只羊得花多少钱?比如买只小羊?

珍:这个不一样。凤英她们买的是大绵羊(按:是小尾寒羊),小红她们买的两只小羊羔,这么大的(用手比划),用了500块买的,代价不小。还有300、400块的,500的,600的,不一样。搞点儿副业,也是发家致富。可他们经常出去干活的(外出打工),经常不给钱(拖欠工资)。上山刨点儿药材,一天能有1斤,卖个七八块。逮蝎子,卖个3块、5块的。割荆条,一年也割200、300斤,卖个20、

30 块的。

问：您没干这些？

珍：我没弄。我身体弱，腿软了，干不了。个人紧一点儿，你靠谁呀？你光靠国家？我穷，有比我还穷的。说来说去，等我两个小子挣钱了，我就熬出来了。我一到夏天就没劲了，总想睡觉；饭，几时睡醒几时做，到冬天凉快了就好了。割柴孩子们不叫我割了。

问：那您烧什么？

珍：往年是我个人割的，年几个小子回来了，给我买了 100 斤。再没有，就上我娘家兄弟那儿背点儿。你笑话我过得这样吧？

问：没有没有。

珍：做老的也应该。小子大了，孝顺你呢，是小人儿的心；不孝顺呢，也认了。我有俩兄弟，早先那日子没说上人（按：没娶上媳妇），都 50 多了，寻好的寻不上啦。

问：那他们现在都没结婚？

珍：大兄弟没结。二兄弟聋点儿，他媳妇身体有病，有 1 个小女孩。

问：大兄弟跟谁过？

珍：跟二兄弟。他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出去干也不给钱。这会儿没出去。二兄弟伺候家里这个摊儿，挣不来钱；再有这个兄弟，更紧张。他也没什么果木，有点儿花椒，还刨个药材，逮个蝎子……我也是心疼他们，我又有什么法子呦。他养着条小牛，准备下个崽儿，卖喂。养羊好死，他买了俩羊都死了。

问：什么样的羊让养，什么样的羊不让养？

珍：家里也能喂也能出去放的。有下俩下仨下一个的。

问：那是小尾寒羊，那个让养，号召大家养，对吧？

珍：他养的都死了。他们兄弟俩，又加上娘儿俩，吃的不够，卖俩钱儿都用在吃上了。想挣大钱，要是年轻的，就出去闯闯；他们又太老实，办不了什么有出息的事。我这男人，8 岁上爹娘就没有

了,他哥让日本人给打死了,他跟着他婶子过来的。他结婚也不早,早先没有家,28岁才盖了房,我才过来。结了婚也是累得慌,再加上我有了孩子,没有经济来源,靠工分吃饭,谁都不管我,可谁都一样,不光我有困难,人家还有比我难的。西沟有俩女的,经常刨药材、割荆条子卖俩钱。女的出去不方便,丫头们出去经常跟人家跑了;上饭馆吧,也不是正经饭馆,不挣钱的多吧。这女的,当老的不敢放她们出去……

问:跑了是怎么回事?

珍:男的勾引。有上外头看孩子的,看家的。这女的花样多。有的挣钱还给爹妈,有的个人管个人。

问:您现在有多少地?

珍:娘儿仨的地一共1亩。

问:现在都种什么?

珍:种点儿麦子。种的棒子和谷子都死了。

问:今年大秋的粮食都收不上来了?

珍:都收不上来了。俺们这块地嘎古,就这么一点儿。地里都是石头,硬旱就死了,打不下来粮食。丫头们给我一点儿,我能把个人维持下来。那些人口多的,有老人的有孩子的怎么过哟。往年这会儿,谷子都快割了,今年都旱死了。丫头给我点儿就够了。我那兄弟地少,还不到1亩地呢,4个人吃,他们早量(买)玉米啦,4个人,打五六百斤麦子,早吃完了。他媳妇是外地人,孩子又小,帮不上忙。他出去挣钱管不了家,光在家里挣不了钱。他出去过一阵子,挣俩儿钱儿量一回(粮食),他量了好几回了。穿的,你们上次来给了他不少。我不要,我是个老人,穿啥都行。人家都困难,农村困难的多,你们把全部力量拿出来也达不到每个人的要求。

问:您现在的地都是山上的?

珍:有山上的,有不在山上的。

问：分好几块，是吧？

珍：这边儿一小块儿，那边一小块儿。

问：山上的地，一年上去几趟？

珍：得上几趟，这没个准儿。种一趟，耨三趟，施化肥一趟，收一趟，耕一趟……有的时候还常去看看。种麦子还要打药，两遍不行，打三遍。棒子都旱死了，光栽棒子就栽了三遍：死一遍，栽一遍，浇一遍。

问：浇山上的地您挑水上去吗？

珍：有的挑水，有的用自来水浇地。

问：地挺分散的吧？您这1亩地分成了几块儿？最小的一块儿多大？

珍：分6处，最小的一块2分。

问：最远的有多远？

珍：最远的我没种，让我兄弟种着，是4里地。我主要是怕秋收收不回来。我没吃的，从他那儿弄点儿来；要有吃的，一般不向他要。东沟里的地，有两里还多。

问：都是走着去？

珍：对。不光我，人人都这样。

问：您这地种什么，都是您自个儿盘算？还有施化肥、打农药都是自个儿盘算？

珍：对，我个人盘算。打算种点儿黄豆，浇上了。

问：那您从哪儿学来的这些知识？

珍：比如白粉病，我问人家打什么就打什么。不学，脑子不中用了，学不起来了。

问：那别人也不是技术员呀？

珍：有懂的，凤英她男人懂，管果木园；还有个医生也懂。

问：您现在养着鸡吗？

珍：养了。卖个鸡蛋，有时自个儿吃。我还得供孩子，没钱就

卖呗。

问：就在附近卖吗？

珍：有小贩来收。卖了几十就不卖了，能看人的看人，孩子们来了吃点儿，他们轻易不来。我有病时吃点儿，这一春天吃了不少，身体不好。隔一天卖四五个，一个两毛钱。卖个钱买个油盐酱醋的。将来我手里有了大把钱，我就不卖了。

问：那鸡下不了蛋怎么办？

珍：卖呗。公鸡也卖了。

问：军属现在有什么优待？

珍：别的没有，一年给 300 块钱。

问：这个钱是哪儿给的？您两个儿子当兵，给一份儿还是给两份儿？

珍：乡里给的，给两份儿，600 块。我比强的不强，比嘎古的不嘎古。有困难我也不找他们，能过去就过去……

问：您卖鸡蛋、打酱油都在这村里，不出去？

珍：不出去，买酱油的到村里来。

问：您出去过这个村吗？

珍：我晕车。以前去过一回满城，那时年轻，去计生复查。外县去过易县，50 里地，走着去。

问：咱村有集吗？

珍：有，龙塘有个小集。我也不买什么东西，衣服孩子给买，吃的有的是个人打来的。谁都知道我，赶个集，空着篮子去，空着篮子回来。

问：您盖这房子跟谁借的钱？

珍：跟丫头借，跟兄弟借，跟亲戚借。我一个寡妇家，跟谁借 200、300 的，谁都不言声。我也感谢他们，到这时也不跟我要，都知道小子们不挣钱，一个女的哪来的钱？

问：您家有电视、收音机吗？

珍：都没有。哪顾得上那个？小子当兵去，谁家老的不心疼小的？大小子探家来，知道他兄弟探家，说：娘，我兄弟来家我就走了，你给他俩钱，你的困难不要讲呦。我就把一口猪卖了，150块钱，又买了小的，花了100，过年就不杀猪了，剩了50。后来我又拿出200斤棒子卖了。

问：您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在哪儿看病？

珍：俺们村里有个赤脚医生，也是管我叫奶奶的。年几个我脑血管硬化，脑袋疼，我到他那儿一说，他就明白，赶紧下药。

问：也得花钱吧？

珍：记帐，将来小子还。有钱我就掏，有病我就瞧去。我一个人，没个老人，又没个男人，有病一旦倒了，找谁去？还有，外边的小子、媳妇邮来的药。

问：过去有赤脚医生，那是哪一年？

珍：打“四清”的时候。

问：那时候要钱吗？

珍：要得少，那时候有规定。

问：您觉得哪种活儿最影响健康？容易生病？

珍：地里的活儿，费劲的活儿。打地里回来就睡觉，睡醒了再做饭。我这上岁数了，有时干一天歇一天就歇不过来了。我就歇着干，干到11点就回来，后晌3点再去。孩子们也要我少干活儿。

问：您当初生孩子是在哪儿生的？

珍：在家里。

问：谁接的生？

珍：婶子、大妈接生。

问：有出事的吗？

珍：书玲的姐姐生孩子死了，胎盘下不来……

家里家外大小事情都得我去做

被访人：齐桂贤(齐)。

时 间：1997年8月2日下午和8月3日上午。

地 点：龙塘齐桂贤家中。

访谈人：张喜阳，尚绪芝(问)。

在场人：齐桂贤的丈夫、子女、兄嫂等。

录音整理：张喜阳。

齐桂贤，42岁，小学三年级的教育程度。为人干练，有时还很幽默风趣，娘家是易县的。丈夫常年外出打工，自己独撑家庭。家里整洁，3间新砖房。有3个女儿并全部在学校学习。

问：您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啦？

齐：我叫齐桂贤，今年42岁(虚岁)。

问：上过几年学？

齐：我只念到三年级。那会儿家里兄弟多，家里生活紧，就回家到队里上班了。我在家行大，我们兄弟姐妹6个，我下面有4个妹妹，1个弟弟。我那会儿没有读好书，所以一心想叫我的3个丫头念书，念好书。老大现在上高中呢，想让她考大学；老二现在在高阳读师范；老三正念初一。我常对她们说，好好念书；特别对老二说，念好书将来当个好老师，可要好好教学生，报答国家，现在全靠国家供给着，将来别忘了。

问：您娘家是哪儿的？离这儿有多远？

齐：是易县的，离八亩台8里路，从那儿再往上走，翻一个大岭就是了。我那会儿在娘家的时候，很小就上队里干活，一天挣4分，也就几角钱。我21岁时结的婚。

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找的？（齐的大伯子插话：她那时是到她姑姑家串亲的，爱上了我家弟弟，哪像她现在说的“连看都不敢看”。众人大笑。）

齐：现在后悔了！我们俩性格不合：我爱说，他虽不说，可特有主意。这不，我们常为孩子上学的事吵。我总惦记着孩子们上个学，念个师范什么的，生怕她们将来没有出路（指回家务农），所以对电视上招生的事特别关心。可她爸爸不着急，总说：“你为她们着什么急？不念书就没有活路啦？”我不乐意听，就闹气。我们常抬杠。我的心思是看孩子们念书就高兴。我特别羡慕人家有文化的人，也爱看孩子们念书写字。有时她们的同学写信来了，我就叫她们念给我听，看写得好看不好听。我是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了，我这一辈子是没有用处的人，想出去也出不去。现在村里的人常说：上个学得花多少钱呀！这个年头，挣钱多不易，还供学生们念书？我就不爱听这个。你看这村里像我闺女这么大的女孩子们好多都不念书了，有的到饭馆里打工，或出去干别的，谁知道会遇到什么人？学好学不好？所以我想，哪怕是贷款还是找人借钱，也得让我的孩子们念书，不能叫她们再走我这条路，在家巴巴地受苦受累。我现在想干点什么，可没文化觉得困难。这不，听说北京的学生来讲技术课，好些都听不太懂，这就是没有文化的结果。

问：孩子上学，钱不够找谁借？

齐：找亲戚们借呗。这不就找她们（指丈夫的哥嫂）！他家的大小子开车挣了些钱，就找他们借；还找关系不错的邻居借。

问：你感到山里生活哪些难？难在哪儿？

齐：生活太艰苦！出门就是山，就是大石头，太磨鞋。地少、土少，种地也不好种，一年也收不了多少东西。没有钱也很少买衣

服,什么都靠自己做(衣服和鞋)。没有电的时候,还要自己推碾子磨面、推玉米碾子。这些年还好多了,穿、吃、鞋什么的都可以花钱买了,也有车坐了,有车骑了,去哪儿都方便了些,比以前强多了。但怎么也比不上人家城边的农民,人家种点菜呀什么的,什么不弄点儿钱?咱这儿种了菜也没地方卖。(齐桂贤嫂子冉秀珍,60岁左右,插话:我家住在坡上,每天还得往上挑水,自来水上不去,俺家老头子身体不好,腿有毛病,还得我弄水。不能挑满了,只挑半桶。孩子们都在外边。这就显出山区的不方便了!)

问:(对齐)你这闺女有出息,学习挺好。还是养闺女好吧?

齐:现在是说闺女好,知道疼老人。像现在咱们老了,干不了地里的活了,吃的用的全靠孩子们给。关系处得好的(指婆媳)、通情达理的(指儿媳妇)还好说,说要什么给什么;要是关系不好的,平时打架都打不清的,到时不让丈夫给老人东西,两口子打架,老人可受制了。

问:现在村里都是怎么养老?

齐:一般的就是子女们给老的粮食、油、零花钱,过年过节的再割点肉什么的,这是好的;不好的,要,都不给,甚至叫老的挨饿,可怜极了。(齐的大伯子插话:现在人们对重男轻女已不那么看重了,觉得养闺女,将来可招一个上门女婿,比跟儿子一起住还好呢。儿子做不了主,还要听媳妇的。现在是女的说了算!)

问:是吗?(对齐)像您的家里,是您说了算吗?

齐:要想说了算,就得对这家和娘家的老人都得好。

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分家的?

齐:我1975年结婚,1976年就分家过。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不要我们了,不愿我们跟他们一起过。(这时村里的刘校长来了,插话:现在村里80%是老人先提出分家的。)那时要是娘家来人了,总得请人家吃饭吧,老的们心中有意见,可又不好说什么,也就提出分家。

问：那时分给你们些什么？

齐：就分了这个大躺柜、大缸，还有 160 元的欠债，是结婚时借的钱。这家务事就是 8 天也说不完。他们家（指夫家）的事我说起来就感到窝囊。摊上个穷家，摊上个不会干活的丈夫，摊上个有病的公婆……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我去做：一大清早就上山割草、割柴，背那么一大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家后还要给孩子和丈夫做饭，一天的事做不清，没完没了，累极了！累了这么多年，至今还要这么“掖”着，也没攒下多少钱。说到这儿，我对现在农村给老人“撂摊儿”（指操办丧事）这个事有看法，上边怎么没有像抓计划生育那么严地管这个事？村里的邻居撂个摊儿，哪家都得花不少钱，没个三五千的不行。买个菜、米、油什么的；村里人、亲朋们来吊纸，这个拿三块五块的，那个拎点吃的，像几毛钱一袋的饼干；来了人还得有人伺候着、招待着，还要办酒席；一弄就好几天，累死人哪！办一次丧事要交 1500 元，是违反不让土葬的罚款，叫“丧葬管理费”，交了钱就不管了。当小辈的怕别人笑话，对老的不好，把老的烧了、火化了不孝，所以想方设法也要借钱办“大事”，要像个样儿！

问：现在办个婚事要花多少钱？

齐：这要看家里的条件了，好的花钱多，穷的就简单些，不管多少也得几万子的钱。家庭困难的连媳妇也娶不起，没法儿，就用换亲的方法娶媳妇。这会儿也有花几千买媳妇的，没过上几个月，那媳妇就跑了，男的满处去找。有的媳妇被抓回来被人贩子打，拿烟头烫什么的。这一带四川来的媳妇特别多。有关人贩子的事吓得这里的小姑娘不敢到外面打工，怕别人拐走，家长也不放心。我就听说有这么个外来媳妇，心眼可多了，她来这儿后一心想走，可她没有硬来，就想个法：一天，她对男人说烙饼，就和面，故意把水放多了，和的面太稀，就又往里兑面，就这样烙了许多饼。第二天男人下地了，她就将多做出来的干粮带着，准备跑。她想：就这么直

接跑,跑不了多远就会被人追回来,车站等地肯定是人们要找的地方,所以她不敢跑远,就在陪房放柴禾的地方藏着,吃着多烙的饼,渴了还可以偷偷地出来找水喝。那几天男人家里只想着往外找,到车站的什么地方去找,连个影儿也找不到,只好回来了。这个媳妇就在三四天后偷偷地跑了。临走还在柴堆里留下一封信,告诉男的家里人,她这几天一点儿罪也没有受,就躲在柴堆里。她男人这个后悔哟!这女的多精啊!要是被抓回来还不被人打傻了。我希望香港回归以后,社会秩序要好些……

问:咱这儿有哪些常见病?

齐:别看我岁数不大,可身上的病可不少。像我的眼不好,还有节育后的刀口没有愈合好,受了大罪了。1985年做的手术,1986年还没有好,线头都烂在里面,结果又去县医院重缝。手术没有做好,养也没养好。那时小女儿才一生日(1岁)多一点儿,家里没人帮把手,全靠我一人干家务,她爸爸那会儿到大同干活了。我干活多又加上点儿气,没养好,至今干活时有时这地方还疼呢。我还老爱闹头疼,一年要吃不少止疼片,也不管事;胃也不好。腰疼、腿疼这是常见的。

问:咱们要是看病上哪儿去?

齐:一般的头疼脑热的就去村里的诊所(私人开的)拿点药,实在疼的受不了的病才到医院去看,上乡医院、县医院、保定去看。

问:咱这儿妇女怀孕做不做定期检查?

齐:有做的。有时乡里人来检查,如透环儿的。

问:有产前检查吗?

齐:这里一般怀孕检查就到下边的(刘家台)那一家私人开的诊所去检查,这村里没有。现在常不知是什么病就死了,来不及看病,也看不起病。挂个号,打个针,吃个药的,要花不少钱。实在不行了才去医院。

问:现在生孩子在哪里生?

齐:多是在家里生。难产的也没法儿。像我的一个亲戚的头两个孩子都是难产,孩子都是屁股先下来,可疼死她了;家里人急得也没法儿。(冉插话:我那时怀第5胎时,正赶上计划生育,检查时把孩子弄坏了,到医院剖腹产,把死孩子弄出来了,才捡了一条命,到现在身体还很弱……)

问:(对冉)您那时一般生5~6胎,婴儿和产妇死亡的事是否常见?(冉:是的。)

齐:可不是!我们村就有一个孕妇难产,实在没有法儿了,说是送医院吧,人们就抬着她奔医院,可还没淌过出村的河,人就不行了,没多功夫人就死了。可怜死了!这会儿村里也有年轻媳妇死的。

问:现在是因为什么死的?是生孩子吗?

齐:常见的是夫妻不和,婆媳不和,喝农药自杀的。心眼儿窄,想不开。

问:现在生孩子一般什么时候开始下地儿做活?

齐:这要看家里的情况。有人照顾的,躺的时间长些;有的没几天就下地儿了,没人给做饭,总得吃饭吧!三五天就得自己下地儿做饭,还得洗尿布、衣服什么的。像我生老二的时候,孩子她爸还是当队里的会计的时候,忙得不着家,秋收时候正分粮食,一会儿也不着家,我没法子,什么都得自己弄呗。

问:您那会儿月子里都吃什么?

齐:那会儿能吃上什么呀?家里穷,没钱买营养品,不就是她姥姥从家里送些挂面、红糖什么的。娘家的、亲戚们送点儿吃的,其余的就是喝白粥呗。吃什么呀?那会儿村里还没有打井呢,更没有水浇地,也没有什么麦子面。1981年才打井,有了机井,种了麦子,生活才好多了。

问:您那会儿坐月子多长时间到田里干活?

齐:我那时还在队里干活,一般是满月以后就下地干活儿。那

时一个工(10分)给8两粮食。要吃粮,你不去挣行吗?劳力少的,到秋后还要交款买粮,谁不想着多挣点儿工分?这会儿土地归个人种了就无所谓了。可这也得看人,男人能干的还好说,可我们家的这个人(指丈夫)能行吗?他不大会干地里的活儿,还不是靠着俺。地里的活儿他从小就没干过什么,有时我上山割点条子什么的,他还说,你割你的,我可不上山去接你!我打从小就干重活,可生了孩子身体再好也会累的。那时我背着柴禾走到半路就累得受不了。现在止疼片总预备着……

问:咱村儿有对老人不好的吗?

齐:怎么没有?这村儿就有一家,儿媳妇对老人不好,对80岁的老婆婆又打又骂,光她骂还不算完,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去打骂奶奶,动不动就晚上到奶奶家去闹,吓得老太太不敢着家。小的对老人的态度受家长的影响,大人对老人怎样,小的就怎样对老人。

问:咱村的学校怎么样?

齐:学校一般。没几个老师,有的老师还打孩子。

问:村里有信教的吗?

齐:咱这村没有。龙居大队有信耶稣教的,每周二、三都开会,还唱,每个人都发书。我的一个嫂子(远亲)就信“主”。有一次,她用手摸着我的头,说:“主啊,你可要保佑我的妹妹!”我听着听着就觉得怕得慌。他们那个小册子里写着有不打人、不骂人、不欺负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人、杀人都要下地狱,做好事还可增寿什么什么的。我的这个嫂子太信“主”了,我看她就像是个体有病的人,一心想往外跑(指去参加宗教活动),引起家人的误解。她丈夫不让她外出,打她骂她,说她有外心,看上了神了。她到处跑,向满城跑,有一次说到满城她妹妹家,可到那儿找不到家(糊涂了),被找回来又挨了打。还有一次,冬天,她只穿了小裤衩,外面穿了个大衣,就跑出去了,连唱带跑的。有一年腊月二十八,跑到我这里,老远就喊:“大妹子!”我一看,这哪是我的老嫂子呀?人瘦得

不成样儿了,只剩下骨头架了。一见面就哭。现在她好了。

在农村,当老的也受罪,不像在外面的,老的还带着工资、养老金什么的。农村的可不行,全靠小的养。有的小的虐待老的,有一个老头就活活儿饿死了,人死了以后,别人说给老头儿擦擦手,结果一擦就脱了一层皮,真可怜。

女的顶着“半边天”哩

(北湾)

被访人:杨璐(杨),刘艳玲(艳),焦花瓶(花)

周楠(楠)及其婆婆(婆)。

时间:1997年8月2日下午6:00。

地点:黄龙寺北湾村。

访谈人:方炼(方)。

记录:任晓坤(任)。

录音整理:任晓坤。

当我们访问刘艳玲将结束的时候,几个妇女围了过来。于是,我们开始了集体访谈。我们先与杨璐交谈。

方:您今年多大年龄?

杨:33岁了。

方:两个女儿多大了?

杨:大的7岁,小的6岁。

方:你是哪一年嫁过来的?

杨:1990年。

方:跟她爸爸怎么认识的?

杨:俺们在一起上班,在保定。

方:你的老家是哪的?

杨:抚平。

方：你那边比这里怎么样？

杨：俺们那边儿比这儿好多了，交通也方便。那儿男的不出去，种点地也能养活一家人。这儿就不行，俺们4口人，他要是不出去就养不住。种的地不够吃，再没点收入不行，俺们一年都是买着吃。

方：你家现在有多少地？

杨：4口人有两亩多地吧。我刚到这也不知道有多少地，就是分给我哪儿我就到哪儿去种呗。开始我没有去过地里，有当老的们（按：指公婆），这两年才到地里。过去在家做饭，看孩子。

方：你刚结婚时没分家？

杨：没有，我们在一起过了3年多。

方：她爸爸哥儿几个？

杨：哥儿俩，俺们是老大。

方：老二也结婚了？

杨：嗯。

方：老人跟谁过？

杨：她爷爷死后，她奶奶出嫁了，往前走一步呗。

方：多大岁数？

杨：她爷爷死时也就42岁吧。

方：你结婚时她爷爷还没死？

杨：没有，俺们老二不到一周岁时她爷爷死的。

方：她奶奶还在这儿村儿吗？

杨：没有，在上边八亩台。不过我们这会儿关系还挺好，比如我有点事自己干不了，叫她过来她就来，有时候不用我去上边，她就过来。她们上边需要人，俺们也就上去了。

方：这儿老人再嫁，孩子们有什么说的吗？

杨：没有，俺们没有。作为一个小人儿来说，得为老人着想。咱们要是不让她走，将来要对老人好还行，要是不好，让她说，我还

不如那会儿走了呢。俺们不能落下那个话。不是说“老俩好”吗？反正那会儿我不反对她走，她在家，我也不反对。

方：她现在嫁的那个丈夫也是老伴死了？

杨：对，老伴死了。那边儿也是3个孩子，都没结婚。大的22岁，小的15了。那时他们哥俩不同意她出去，我就给他们做工作，我说这是为老人们好的事，将来还是“老俩好”。

方：她走以后你们就分家了？

杨：头天她走，转天俺们就分家了。前几年小的还没有结婚，俺们没让她走。结婚以后，愿走就走，愿来就来。结婚以后，我们也上那儿去。

方：现在你这两亩地都种什么？

杨：种棒子，秋天种麦子。

方：你上了几年学？

杨：上了整10年，初中上完了。俺们是专业学校，小学5年，初中4年，我又多上了1年初中。

方：上完学就出来了？

杨：出来上班。

方：干什么呢？

杨：干了好多，开始在养鸡场呆了1年多，后来不景气到保定这儿上班，跟他认识的。

方：你喜欢这山里吗？

杨：时间长了也凑活吧！反正让我上这个山我上不去。

方：上山采过药吗？

杨：没有。地里活才干两年。俺们那边儿也是山，不过有的高的平。这边的山，上去了我就下不来。我胆小，头晕，她们有的上山刨药材，我就不敢。

方：你结婚以前到这来看过吗？

杨：来过。

方：那时候就挺愿意来这儿生活？

杨：愿意。我那会儿也不知怎么想起到这儿玩，有人就不相信我到这儿来，都觉得俺们那边交通方便，吃得也好，到这儿来有点不相称似的。有的人就问我，我说我是卖到这儿的（笑）。

方：你们是自己认识的？

杨：是，那会儿在一块儿上班。

方：您丈夫还在外边上班？

杨：对，不在外边不行。一年最多在家待3个月。

方：现在在哪儿？

杨：在新乐。哪儿挣钱就上哪儿。要不，俺们4口人养不住。现在还年轻，应该到外边闯闯。

方：你毕业以后一直上班，现在在家干农活心里怎么想？

杨：这会儿孩子小，出去不行，靠别人靠不住。孩子上学得接送，离不开。等孩子大了，到十三四岁，再想法呗。要老在山里待着，吃的没有，喝的没有，到老还是什么都没有。

方：您丈夫挣钱是交给您吗？

杨：一般都交给我，他自己留点零花钱。

方：家里有什么事谁决定？

杨：家里的事我决定，外边的事他决定。他老在外边呆着，家里亲戚朋友的事他也不知道，都是我决定。往哪儿去他也不管，就给我钱得了（笑）。

方：地里种什么、打什么药谁决定？

杨：我决定。他要在家，我就让他去干。现在他很少在家，我就不叫他干，不放心。

方：你原先也会种地？

杨：不会。我们刚分家那年吧，种菜我都不会，别人的黄瓜都这么高了（用手比划），我还没种。头一年就没吃上。现在谁种什么，我就说：你种什么告诉我。别人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方：家里有多少地？

杨：两亩多。

方：种果树吗？

杨：有点。我也没学过这个，不太好。

方：种在山上还是平地？

杨：平地，自己地上。

方：养什么了吗？

杨：就养了1头猪，几只鸡。

方：您烧柴禾是自己上山砍吗？

杨：不。让他少吃点，少花点，用钱买。

方：平常孩子他爸不在家，有困难找谁帮忙？

杨：互相帮忙吧！你用我，我用他的。

方：都帮什么事？

杨：看孩子，干活儿。（艳插话：费劲的事，弄不了找别人帮助
呗！找谁一找就来。）

方：妇女在经济上有困难都找谁帮忙？

杨：一星半点儿，没什么太多的就找去呗！

方：找谁？亲戚们行吗？

杨：找亲戚朋友相交的……

艳：也没有多少事。这儿1个月都可以不花钱，也不买什么。
打的粮食吃。要买化肥就得花钱。不该买的就不买。

方：你现在种的东西都自己吃，不卖？

杨：自己吃还不够，去年我们娘儿仨还买了300斤麦子。最重要的还是地少。

方：养猪也是自己吃？

杨：没粮食也不敢多养，就养1头自己吃呗。

方：村里有近亲结婚的吗？

杨：没有。有的村里有。

花:近亲结婚不好吧,是吧?

方:结婚登记在哪里?

众:高土庄。

方:结婚有什么检查没有?

艳:这会儿有了,那会儿没有。不合适的还不叫你结婚呢。

花:不够岁数差一天都不行。

方:岁数有什么凭据?

众:有户口本儿,乡里有,村里有,个人也有。

方:有没有不登记就结婚的?

艳:少,除非外地人来。不够年龄的罚款。外边来的知道她多大?说话也听不懂。这地方的人不登记结婚不放心,要是跑了,没个证据怎么着?!

方:有离婚的吗?

杨:少。一般有个矛盾经人说合就好了。

方:有大姑娘不嫁的吗?

众:没有。

方:(对杨)你婆婆改嫁时有什么仪式吗?

杨:没有,把手续办了就上去啦。

方:你自己结婚呢?

杨:我结婚也没摆摊儿,也没让别人知道。

方:你现在有两个女儿,还想再生个儿子吗?

杨:没有,两个就很费劲的了。

方:她爸爸没想再要一个儿子?

杨:(笑)他没那个意思,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再要一个总不能饿着他,是吧?

方:希望女儿将来干什么?

杨:也没什么。现在刚上学,看她上学好赖,再说呗!

方:有没有觉得生了女孩就被另眼相待?

杨:那我说没有。

方:谁伺候你月子?

杨:她奶奶呗。俺们大的是她姑姑她们俩儿。

方:整个月子里什么活儿都不叫你干?

杨:有时候不好意思,能干的就干点儿。做一点儿饭,不给他们做,光给我自己做。生这个大的没有做饭。

方:村里开生产队的会,妇女参加吗?

杨:开大会就参加,一家一个人,男的不在家就去呗!

方:要是男的在家里呢?

杨:在家里时男的去。一般男的在家少,女的顶着半边天哩!

方:开会时,女的发表意见吗?

杨:发表意见。

方:干部们听吗?

众:说得对就听,不对就不听呗!

方:村干部是怎样产生的?

杨:我不知道。

花:党员们选的。

方:你们没想入党?

众:没有。

方:入团了吗?

杨:我入了,在学校入的。

方:后来到这里也没有活动?

杨:没有。

方:外边有别的组织到村里来吗?

众:来了也不知是哪儿的。来了也不跟社员联系,来了就跟官联系。

方:你们都得到过资助吗?

众:没有。

方：乡里、县里、国家的领导人是谁，大家知道吗？

杨：乡、县的不知道，省长知道。大队里谁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就知道小芹是妇联的，也没什么事去找他们。

方：知道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吗？

杨：书上有。

方：订报吗？

众：大队里有报纸。

方：有没有收音机？

婆：有的有。

方：经常看电视吗？

花：有时候看。

方：大伙经常在村上聊天吗？

众：这几天没什么事就聊。

方：都聊什么？

艳：聊过年怎么换钱呗！聊怎么出去弄个钱花。

方：假如十三户中有一两个识字的给大伙念点什么书啊，大伙愿意听吗？

艳：光念也听不懂，要一边念一边讲还听得懂，有的就不听，我该怎怎么着还怎么着。

杨：我娘家那边有一家3口人，开始过得也挺苦，后来买了一个蛋糕机就阔了。要在咱们这儿，光靠黄龙寺这一条沟，能卖出多少去了？！主要是交通不方便，出去一天孩子连口水都喝不上。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

方：这地方送报、送信方便吗？

杨：哪儿方便哟？！一个礼拜来一回。

方：一年有多长时间比较闲？

杨：也就是过年的时候。

方：还有呢？

杨:这几天太早,没什么事。

方:农忙的时候村上有人在那儿坐着吗?

众:没有,都是干不了活儿的。

方:过年怎么过?

婆:做点豆腐,蒸点年糕,杀猪。

方:这些都是妇女干吗?

艳:对。

方:做新衣裳吗?

众:有条件的做,没条件的不做,就给孩子做,大人一般不做。

方:过年那天吃什么?

众:炒点儿菜,蒸点饭,初一、初二吃饺子。

方:拜年吗?

艳:有在外边的回来了,串串门,唱唱歌。

方:在哪儿唱?

艳:外面场子里,老人不去,就年轻的热闹热闹。

方:扭秧歌吗?

艳:不,不会。

方:要找人教呢?

杨:教几个人,今儿她不来,明儿她不来,没法弄。要俺们这个村组织个文艺队还行,人集中。

方:女的唱歌吗?

艳:都是小丫头们从外面回来的唱唱。

方:男女在一块儿唱?

艳:啊,初三、初四就有出去干活的,到十五就走得差不多了。

杨:俺们来了七八年,和她爸爸在一起过了几年;有时候他回不来就是俺们自己过。

方:有些妇女病,像阴道炎什么的,大家在一起说说吗?

杨:说,有知道的用点药。

方:(对杨)您身体好吗?

杨:也不算太好,我当姑娘时胖。

方:你这两个孩子在哪儿生的?

杨:大的在保定生的,小的在家里生的。

方:小的谁接生?

杨:她奶奶和她姑姑。那会儿找医生,医生不在家。

方:岁数大点的都会接生?

杨:岁数大的都经历过。

方:生以前检查过吗?

杨:检查过。

方:检查几次?

杨:生大的以前检查过三四次,生小的时候还得看孩子,太累,也就顾不着了。

方:农村都是男医生吗?

杨:对。

方:男医生检查你们在乎吗?

杨:在乎也没法,他们就干这个的。

艳:他儿媳妇也得他接生,那时候还分什么男女?

方:(对杨)您生大的怎么想到去医院的?

杨:胆小呗,不放心。

方:生老二时,她奶奶、姑姑接生时,消毒吗?

杨:知道,我老公公是赤脚医生,他消好毒放在屋子里的。

方:用什么消毒?

杨:我也忘了。

方:剪脐带就用剪刀吗?

艳:就用个人用的剪刀。

方:消毒吗?

艳:消什么毒啊?

方：其实灶膛里放一把火烧烧就消毒了。

艳：不懂这个。

方：吃饭主要吃什么？

艳：主要吃棒子糝，晌午吃一顿白面。山芋面晾干了吃。

方：缺粮的时候吃什么？

艳：再没有粮借钱也得买着吃。那时候光种小米，这时候光种麦子，不种小米了。

方：过年的时候也没有庙会？

艳：没有。下面的建庙唱了几年戏，挨家收钱。

方：最多的给多少？最少的给多少？

艳：根据条件说，有的给一百、二百，少的给四块、五块的，还有两块的；唱了3年就唱不起了。

方：有初二回娘家的吗？

艳：初二、初三回娘家看看。

方：（对杨）您外地来的也回娘家吗？

杨：回。

方：也是两天吗？

杨：她爷爷是正月初六死的，我一般是过了祭日再走，要不，心里过意不去，这么远去，三两天不愿去。

方：孩子她爸也跟着去？

杨：啊，一年才去1次，不让他去也不合适，平时也没空儿。我奶奶死的时候就没有告诉我，知道我孩子小，脱不开身。

方：过年有上坟的吗？

艳：三十儿死也得上坟，初一死也得上坟。

方：平时有上坟的吗？

艳：清明时上坟。

方：是火葬还是土葬？

众：火葬。

方：有统一的地方埋吗？

艳：各人埋各人的，埋祖坟里。

方：立碑吗？

艳：不立。

方：到哪儿烧？

艳：满城。那儿来车，得花钱。

方：土葬占农田？

艳：也占不了什么农田，火葬了也起坟头，占地。

方：实行火葬老年人愿意吗？

众：不愿意也没法，不火葬罚钱 1000 多。

方：扎纸人纸马吗？

众：不。

方：也穿白布孝吗？

杨：那个有，满城、保定都有。

任：请吹吹打打的吗？

艳：不，没那个条件，请那些得六七百。死了的知道什么呀？有的老人说：你把我火葬了就是不孝顺我！（谈话在一口井的旁边，议论这口井……）

方：好的年头井口的水能满上来吗？

杨：下雨的时候能满，有一年都干了。

方：这井有多深？

艳：他们说有七丈多。

杨：我开始来都不敢去打水，井没盖。俺们这还好，下面村还到俺们这儿来挑水吃。

方：山里没发现什么动物吗？

杨：没有。

众：山里现在有野兔子、蛇。

方：有养鱼的吗？

艳:没有。

方:一年到头吃到鱼吗?

杨:过年的时候有人到外边买,一般吃不上。

方:您对您现在的这种生活状况满意吗?

杨:俺们这几年都是买着吃,也就是经济上不太富裕,别的没什么。

方:您对夫妻长期不在一块怎么想?

杨:(笑)习惯就好了。不让他出去挣钱,家里连吃的都没有。

方:男的长期不在家,女的是不是挺孤单,没个依靠?

众:习惯了。

杨:我来了七八年,在一块过了3年。我忙的时候他不在家,不忙了他回来了,你说是不让他吃还是不让他喝?出去挣钱也是为咱们这个家。

方:您现在有什么担心的事吗?

杨:也没有什么。这会儿主要是孩子上学。你不让她上学,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认识不了,将来也挣不了个钱儿。最起码让她们上初中毕业,将来到社会上买个东西也会算帐。不让孩子们上学我心里过意不去,俺们小的时候,俺爹就是借钱也让俺上学。

任:这村里有没有女孩子够上学年龄了家里不让上学的?

杨:没有。原来有,总觉得女孩子上学不如男孩,现在没有。

方:(对焦花瓶)您今年多大岁数?

花:33岁了。

方:娘哪儿的?

花:东娥峪。

方:哪年结的婚?

花:1985年。

方:跟他爸爸怎么认识的?

花:(笑)说的呗!

方：现在几个孩子？

花：两个男孩。

方：他爸爸哥儿几个？

花：哥儿仨，大的过继出去了，小的在外头。

方：那老人是你们伺候？

花：对，他奶奶精神不正常。

方：怎么弄的？

花：自打他姑姑死了弄的。

方：姑姑是多大岁数上死的？

花：26岁。他奶奶身体不好，俺们得伺候着。盖房没钱，还得供两个孩子，他在外面打工也挣不了多少钱。

方：种了多少地？

花：3亩。

方：种什么？

花：玉米，麦子，红薯。

方：种果树了吗？

花：种了，不长果。

方：种了多少？

花：4分地。

方：种的什么？

花：苹果、柿子，10多年了，结果不多，一年收几百斤，找不到什么原因。

方：上过几年学？

花：一天也没有上过。那时我父母有病，弟弟小，我得照看他们，做饭。

方：养什么啦？

花：养了1头猪，还买了两只山羊，两个月了，下了3个。

方：孩子奶奶还有吗？

花:有,放羊去了。

方:跟你们一块住吗?

花:对。盖房子盖不起,孩子上学,奶奶有病,哪天都得花钱。

方:做饭烧柴自己去砍?

花:对,男人在外打工,我自己去砍。

方:你去刨药材吗?

花:去,今年没多少空,种地、放羊太累,还得给孩子做饭。

方:地里种什么谁决定?

花:一年一换茬。

方:打药、施肥您自己都行?

花:都是自己。

方:打什么药,施什么肥自己都知道?

花:看别人施什么、打什么呗。

方:他爸爸挣钱交给您吗?

花:交啊,他不交我交给谁去?

方:家里有什么事谁决定?

花:俩人商量呗!

方:您算过没有,要是把你地里种的,家里养的,都变成钱,和你丈夫在外面谁挣钱多?

花:也差不多。

方:有没有男人觉得自己在外面挣钱养着家里人,而家里人都没用?

花:没有。

方:您老公公那会儿在床上瘫床上几年?

花:1年零3个月,花了近1万块钱。

方:都是您花的钱?

花:小孩的叔帮了点,那会儿他还没有结婚,俺们花得多。

方:借没借债?

花：多少有点债。

方：跟谁去借？

花：亲戚，还有外边的朋友。好心眼的人多呀。

方：您老公公什么病？

花：半身不遂，输了两个多月的液。

方：打工一月能挣多少钱？

花：一个月五六百块钱。

方：干什么活儿？

花：砖厂出砖。

俺们不怕苦，就是没本钱干点什么

(龙塘)

被访人：刘刁儿(刁)，刘芬(芬)，焦翠萍(焦)，
刘素萍(素)。

时 间：1997年8月27日上午。

地 点：黄龙寺村龙塘刘刁儿家。

访 谈 人：张喜阳，尚绪芝(问)。

录音整理：张喜阳。

经老书记介绍，我们来到刘刁儿家。她是村里年轻的媳妇儿，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带着女儿在家。现在住的房子比较破旧，摆设凌乱。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妇女小组长刘素萍，邻居刘芬、焦翠萍来访，于是个别访谈变成了集体访谈。

问：您叫刁儿，是哪个“刁”呀？是“刀”字一撇的“刁”吗？

刁：是啊。是家里人这么叫，其实我的原名叫刘金翠，小名叫刁儿。

问：今年多大啦？

刁：29岁(虚岁)，1969年出生的。

问：你上过什么学？

刁：我没上过什么学。那会儿家里困难，没钱上学，只上了几天，上到二年级就没再上。

问：那会儿家里怎么个困难法？

刁：家里是困难。我家兄弟姐妹7个，我行五，上有1个哥哥，他的腿不得劲儿，另有3个姐姐，下边还有1个弟弟，1个妹妹。

问：他们都上过学吗？都是什么文化程度？

刁：我大姐、二姐没上过学，在家里挣工分吃饭。我大哥上过学，他上到初中吧。我弟弟上到六年级就没再上。我妹妹和我哥哥一样上到初中。

问：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刁：什么时候呢？我22岁上结的婚，孩子现在4岁。我是24岁上生的这个女孩。

问：就这么一个女孩？不想再要一个男孩吗？

刁：不想了，我想，要是再生一个负担太重了。还是一个好。

问：婆婆没说再生一个吗？丈夫呢？

刁：他们家（指婆婆）没说什么，孩子她爸也没说什么。没说非再生一个男孩。

问：你爱人叫什么？什么文化程度？

刁：刘清建，他是初中毕业，他比我大两岁。现在在建筑队那摊儿上干呢，现正在保定。先头那几年在四川那边干，做肠衣，是和我姐姐一家去的，现在做建筑活儿。

问：你们结婚那会儿兴彩礼吗？有什么讲究？

刁：那会儿没什么买的，不就买了这些家具吗？（指炕头边儿的一个高低柜和大衣柜，还有木制的沙发、缝纫机、自行车、录音机）现在这个彩电还是人家（指婆婆）原有的呢，我们结婚以后才给我们的呢。婆家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是一个抱养长大的养子。

问：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刁：不是很好。其实我婆婆他们还没有什么，就是亲戚们多事，家里一有什么事他们就伸手。他们总是说我们对公婆不好，总挑我们的理儿。我有时气得慌，心里烦，就回娘家住去。我娘家离这儿不远，是本村儿的。你看在这个家也没个过头儿。住的这破

房子(原是婆婆的房),一下雨就漏。下雨时我连火也没法点(炉灶在院子里),只好回娘家去吃饭。

问:你们结婚时大概花了多少钱?

刁:几千块钱呗,大概 3000 块钱。

问:现在结婚要花多少钱?

刁:得 1 万多块钱吧。像我弟弟结婚时就花了 17000 多,他娶的满城那边的,县城附近的。讲究陪送什么彩电、录音机、洗衣机、电扇、自行车什么的。

问:你和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刁:不是很好,总归不是亲生的。不过,我刚过门时,我一心一意想对他们好,像对自家的老人一样,有时遇事生气也不敢向他们发脾气,对自己的亲娘还不敢撒气呢。要不,现在不想再要孩子了,小孩她爸在这个家也常受气。公婆的侄男侄女们来的时候就把他赶出去。

问:你公婆没有亲儿子,在村里是否也受气?

刁:不受什么气,外人不说什么。

问:你们什么时候分的家?

刁:我女儿 1 岁时分的家。

问:谁提出的分家?

刁:其实当时我不愿意分家,前三次提出分家的时候我没有答应。我们想,因为不是亲生的,如果分了家,村里人会笑话我们做儿女的不孝,不愿意养老的。当时我丈夫给他爹下跪,求他们别分家,要不,村里人会笑话我们的。可是他们不听,只好就这样了。

问:当时就分给你们这旧房子?

刁:是。

问:地呢?

刁:地也分了。各种各的,他们岁数还不算大,还能顾上个人的生活。婆婆才 50 多岁,公公也才 60 岁,身体还好着呢。要是岁

数大,动不了,我们也不会分家了。

问:现在村里年轻人是否一结婚就分家啦?

刁:不,要是哥一个的,在我们这儿是不分家的;一般都是儿子多的人家才分家的。

问:现在对老人怎么养老?

刁:给东西呗,需要什么就给什么。

问:知道《妇女权益保护法》规定女儿也可以继承的事吗?

刁:不知道,没有人给我们讲过这事,就知道儿子才可以继承家产,没想到女儿还可以到娘家要一份儿。咱这儿也没有这种事。

问:结婚后你的地是怎么办的?

刁:我原是二队的,结婚后我那份地就退给二队了,又分给了别人。到这儿后又给了我一份地。

问:你们跟本家的关系怎么样?

刁:不太好。

问:遇到困难找什么人帮忙?

刁:主要找娘家的人来帮忙。他家的亲戚对我们不太好,要是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他们就往外赶我们,有时还上手打呢。遇到这种事,我真觉得没活头。

问:你丈夫知道他的亲生父母吗?

刁:知道。就在上面的村里,不远。前几天他妈妈还来了一趟。他妈来,能不让人家吃顿饭吗?我就忙着做了一顿饭,他妈吃过饭才走的。我婆婆不乐意让那家的人来,更不愿意我们跟他们家的人来往,见他家的人就气得慌。这不,他妈走后,婆婆又跟我闹了一通。

问:生父母家跟你婆婆家是亲戚吗?

刁:不是。那会儿他亲爸爸闹病,家穷,兄弟们又多,养不起,就同意把他抱走了。

问:你们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多少?

刁:不多,最多收入 2000 多块钱儿。

问:都包括什么收入?

刁:他在外面打工挣点儿钱。我在家弄着孩子,种点地,收不了多少,也就能挣点儿口粮。他挣的钱基本上不买吃的了,有时需要买点儿大米。他挣的钱主要用在别处。

问:除了种地以外,你还养点儿什么吗?

刁:没有,就是种地,就这也闲不着。平时还要给孩子做点儿啥,像棉衣、裤子什么的,或纳个鞋底什么的。

问:要是地里活儿忙不过来时,找谁帮忙?

刁:一般的找我爹和我兄弟;我姐姐也在当村,有时也找她来帮忙。

问:你想过要贷款吗?要是贷到款,你想干点儿什么?

刁:想是想过,可是从来没有做过。想干买卖,可没技术不行。就是买个猪、养个兔也得有技术。咱没技术,养不好,结果还不起这个钱怎么成,所以我没敢贷。

问:平时要借钱找谁?

刁:还不是朝娘家借?或者找邻居借。不过我们一般不借钱。他在外面打工总还是有个钱。现在孩子还小,也用不了很多的钱。

问:孩子今年上学了,该用钱了吗?

刁:可不,这才开学几天,就收了 90 块钱了,半年的学费。可写字本还得自己花钱买。(这时,邻居焦翠萍、刘素萍加入我们的谈话。)

问:现在村里的妇女主要都做些什么?

刁:主要是种地呗,现在男人都不在家,地里的活儿全靠女人们干了,只剩下老的、小的在家里。现在男人们都是通过熟人在外面找活儿干,要不,人家不给钱。

问:我刚才问了,要是有了贷款想做什么?

素:我就想养小尾寒羊,再养点儿小兔。

问：咱这儿有没有种菜去卖的？

素：咱这儿种菜不行，没有人买。每家自己都种点儿菜，所以种菜不行。另外，到满城的交通不方便，种菜也运不出去。我想咱这儿的妇女适合搞点儿家庭副业，养个兔搞个家庭手工加工也可以。（这时，刘芬来了，她有点儿耳聋，需大声讲话才能听得见。）

问：你叫什么名字？

芬：我叫刘芬，属鸡的，40岁。我初中没念完，那时家里生活紧，我十五六岁就开始在队里挣工分了，一天能挣6分儿。我奶奶27岁上就守寡了，拉扯我爹我叔，还有我的两个姑姑，靠讨饭生活。我叔18岁去当兵，没100天就牺牲了。我娘17岁时过门，我爹20岁。我奶奶既当婆婆又当娘，对我娘可好呢。我娘生了我们姐妹4个，我是最小的。我一生日多点儿的时候，我娘29岁就去世了。我奶奶既当奶奶，又当妈妈；我爹是既当爹，又当娘。我们家生活很艰难，虽说有政府给烈属的津贴，也不行。我爹今年76岁多了，和我们一起过。他看见我那两个大小子，可高兴啦。我是23岁上结的婚。

问：你现在一年能收入多少？

芬：能有什么收入呀！收不了多少，就靠种地。今年种了点儿果树，可这一旱都旱死了。

素：咱们这儿也种不了什么，就是种点儿杏、李子、桃什么的，都是山坡地，浇不上，另外还可以种些花椒。

问：（对芬）你丈夫也在外面打工吗？

芬：他在砖厂干活，一年收入不多。我在家种地，春天耨地是我，秋天收割还是我。我爹养了1只小尾寒羊，他岁数大了，还得我放养。今年羊又下了一窝，现在已有7只羊了。里外都是我，可辛苦啦。

问：现在种地是买化肥还是自己积肥？

素：基本上还是自己积肥，哪买得起化肥呀？现在化肥那么

贵,咱们一年上不了几个钱儿,怎么买得起呢?一年能挣上 2000 块钱就不嘎古了。

问:咱们妇女一年都做些什么?

素:春天主要是整地,上山看看,给小树接个枝什么的,接着就开始耕种了。一出苗儿,就得锄地,得锄好几遍呢。这时又该上肥了,咱就要施肥,还得浇水。咱这儿又缺水,赶上天旱,要靠人挑水浇,艰难极了。到了秋天,就忙着收呗。收完了,又得耕地、整地,准备种冬小麦。种上小麦后,地里的活儿算是完了,可在冬天,妇女们还是闲不住,还得上山砍柴,咱这儿没有煤,还得买煤;所以为了省钱就去搂柴禾去。一冬天要割出一年烧的柴,要割到腊月二十几呢。这时又快过年了,不得杀个猪?杀了猪以后,还得做出来,或者腌上它,在坛子里存放可以保存 1 年。可以这么说,咱这山里的妇女是太辛苦了。俺们不怕苦,就是没本钱干点儿什么,要是上面能拨个钱什么的,我们保证能干好,绝不会把钱儿吃了或干了别的什么的。

芬:现在农村是“老好的吃缺,横的吃人”。现在哪儿都要钱。如请人浇个地,1 个钟头就得 14 块钱(电费等)。地里活儿重,没个儿子不行。另外,队里没有个人也不行;有人,就吃得开,没有人,就过不好。我家就没人,就受气。现在上边动不动就收钱,就连用水库的水浇地,一小时也要收 6 块钱。

刁:今年光浇地,我们就花了 200 块钱。

素:这一年男人们在外面挣的钱都花在这些花销上了,所以生活还是紧。男人们在外挣钱也不易,有时干一年还拿不回来钱,让人家骗了;惹不起人家,还不敢去要,没法儿。

问:咱们村有什么文化生活吗?像看电视什么的?

素:这女人们一年到头最辛苦了,哪来的功夫看电视?忙里忙外的还忙不过来呢。

问:村里去年过年扭秧歌跳舞你们参加了吗?

素：咱这山里太封建，没人敢跳什么舞；就是参加了秧歌队也不好意思跳。平时也没有什么文化活动。

芬：我平时爱看个书。下次你们来时给我带几本书好吗？像关于养殖的书，故事书我也爱看。

素：现在搞养殖也不少花钱，猪也得十几块钱 1 斤，一般百姓也买不起。

问：咱这儿社会秩序怎么样？

芬：现在社会什么人都有。前些天，我爹就被人骗了几百块钱。前些日子，山上滚下一块大石头，把我家的一头驴给砸死了，没法，我爹只好把那驴拉出去卖了，卖了 600 块钱。可在回家的半道上，碰上一个小伙子，手拿一尊小铜佛像，说是一座金像，因为急等用钱，便宜卖我爹，还说这像值 1000 多元呢。我爹信了他的话，就把卖驴的钱换了这尊佛像回来，让别人一看，这佛像根本不值钱。我爹气坏了，喘病又犯了。真是，什么人都有。

问：咱这儿有信佛和烧香的没有？

刁：没有信佛的，但有烧香的。这下面就有一个庙，初一、十五都有人烧香。

问：村里人要是有病到哪里去看？

素：现在村里有人开卫生所，一般百姓没钱，看不起病，像感冒药一小袋冲剂就得七八毛钱，咱只能吃便宜药。就是输点儿生理盐水也得 20 块钱 1 瓶。

刁：我女儿前些日子生病，在高士庄看病，光输液就花了 500 块钱。把她爸爸在外面挣的钱花的不少。孩子病了，不花钱哪行！

问：咱这儿妇女有哪些常见病？

素：要说妇女常见的病多了。妇女们多累呀，哪个不是一身的病？哪个不是常闹腰酸背疼的？妇女病就更多啦。病了也没个条件看。

问：怀孕后有做孕期检查的吗？

刁:哪儿有啊? 很少。别说两个月一查,就是半年了,也没拿它当回事,很少有去检查的。

问:生孩子在哪儿生?

刁:基本上在家里生,多数是自己接生,我就是自己接生的。也不讲究什么消毒,找根线,把脐带一扎就得了。剪刀也没消毒。

素:我生我那个小子的时候,他爸爸还在外面干活呢,也没回来,就是我自己接生的。现在到卫生所接生要交好几十块钱呢,什么毛巾、肥皂、消毒费什么的。一般的还是不愿意花这些钱。生了孩子也吃不上什么营养的,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儿。养了鸡的可以吃上个鸡蛋,没养鸡的也舍不得花钱买鸡蛋吃。现在,在月子里能吃点儿挂面,拿白面做个疙瘩汤,熬个小米粥就不错了,哪像外面的人那么娇。现在提起这些事我就想哭。山里的妇女太苦了,怀了孕,地里的活也不少干,就是肚子痛快生产了还在干活呢。

问:现在生男孩和生女孩待遇一样吗?

众:现在没分别,都一样。

问:其他常见的妇女病还有什么?

众:多了,像关节炎、腰痛,主要是干活太多、太累造成的。

问:咱这儿常见的灾害是什么?

众:旱灾、水灾、雹灾什么都有,还有风灾。这山里旱了、涝了都收不成。

问:这里有什么矿产吗?

众:没听说有什么矿产。我们就是想着让你们帮忙找个什么项目,像手工加工什么的。我们希望能改变现在的贫困状况。

问:你们现在最希望的是是什么?

素:最希望就是多找点儿门路,当然最实际的、最可行的是搞点养殖,既能顾家,又能创收。让我们出去也不可能。我也想学些技术,把养殖搞好,能知道怎么个养法,怎么治病的就好了。

问:你们感到山里的好处有哪些?

众:有什么好的呢?有!空气好、新鲜,对身体好;还有,人也热情。

问:有哪些感到不方便的地方?

众:太不方便了,首先就是这个道儿不好走,每天上坡下坡的太累人。东坡上,西坡下,每天不知要走多少遍,忒费鞋。想搞个买卖也不方便,去看个病也不方便。有时还会把病耽误了。每天呆在这个山沟里让人感到憋屈得慌!要是能出,还是出去的好。

问: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们将来干什么?

众:让他们好好念书,离开这山沟沟,我们生活在这儿,长在这儿,是出不去了。我们常常教育孩子们:看看我们生活得这么艰难,你们将来可别像我们这样,放着羊还要挖药材、割条子。

问:你们感到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刁:有什么高兴的事?没有。吃,吃不好;受苦受累没个头儿。

问:咱这儿山里,有什么手艺人 and 工匠吗?

众:没有。

问:咱这儿什么时候通的电?

众:有11年了。现在一家一个电表,按表交钱,每度电大约5毛多钱。

问:(对焦)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情况怎么样?

焦:我叫焦翠萍,34岁了。我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丈夫也在外做工。前年我们买了个电三码,靠贷款买的,花了7000多块钱呢。我没法出去干活,家里这一摊儿也离不开,没有老人可以帮托一把。干运输也不易。有时我也帮助丈夫拉货什么的。有一次正赶上下大雨,走了一半的路了,进退不能,还好,有一户人家不错,让我们上他那儿蔽雨。那时心想,干运输这活儿太不易啦。想到这些就啼哭了。

问:现在,家里一般谁做主?

众:都做主呗。一般都是商量着来,家务事什么的还是女人们

说了算;但大事像盖房子、买车子什么的还是男人们说了算。

问:改变山区面貌,你们认为先应该抓什么?

众:当然是先修好了路,然后是搞好养殖,挣上钱啦就可以买三码、买车什么的。可以直接把货卖出去,不再让别人扒皮了。栽果树也行。

问:农忙的时候,你们的丈夫回来帮忙吗?

刁:一般是不回来的,在外面干活也不容易,怕老板挑礼扣工钱,怕不好请假,也怕耽误时间。一般干活的地方不太远的,一两个月回来一趟,赶点儿活儿又赶回去。

问:你们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是好女人?

众:能干的就是好女人,能处理好里里外外关系的就是好女人,能带好孩子的、对老人好的就是好女人。

问:常说某某女人疯这是什么意思?

素:疯是不安分守己,往外跑。不顾家……

问:要是个女人往外跑生意,会不会认为她疯?

素:不会的,人家是出去做生意的,又不是做不正经的事。要是能行,我也敢一个人出去跑买卖。

问:你们平时爱看什么书报电视吗?

芬:我爱看报纸,对外面的事也挺关心,我也爱看故事片,爱看武打片,也爱看新闻。

刁:我的文化低,现在认不了几个字,报纸是看不了。我就盼着我的孩子比我强,能成器。

现在就是想致富，就是富不起来

(东沟)

被访人：宋正英(宋)，安兰杰(安)，刘华(华)。

时 间：1997年8月7日。

地 点：黄龙寺村东沟安兰杰家中。

访谈人：王琪，李家福(问)。

录音整理：王琪。

宋正英，30岁，贵州来的媳妇，妇代会主任陈小琴的弟媳。安兰杰，25岁，娘家唐县，和丈夫是自由恋爱。刘华，见前。我们在东沟访谈毕王萍和刘华之后，由刘春华作陪，采访村里另外的年轻人。在村中，看见一河南人在兜售儿童玩具，很多妇女在围看。刘为我们找到两个年轻人并说明来意，然后我们就到安兰杰的家中聊了起来。

问：(向宋)您叫什么名字？

宋：我叫宋正英，今年30岁了，孩子9岁。

问：娘家是哪儿的？

宋：我是从贵州来的，是骗子给骗来的。刚来时，家里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只想到外面去干活儿，没有和家里说，因为一和老人说，老人就不让来了。那时，我以为做买卖当天能回来，年龄太小。其实那时候也知道有骗子，我妈还说过，你出去不要叫骗子给骗了。我家离安顺就两里路，当时骗子说带我

们到安顺药材公司工作,一月 400 块钱。结果上了咸阳,也不知是哪个省;结果又给弄到易县,完县。他们到完县以后,要卖我们,我们说,我们 3 人要在一起,不能分开。结果人家不要我们,后又回到易县,给他兄弟说。这家到那里把我们领来了。

问:当时你没有想跑?

宋:想跑也跑不了啦!人家花了钱,得 2500 元吧?我不知道,他们不给你说。那是 1988 年。后来过了些天,他们说,我们没有钱了,雇车接你们来,你们先在这儿住两天。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还是说领我们去打工。两天后他们没有来,才知道是把我们卖了。他们家里人就和我们说了。

问:当时你怎么想的?

宋:我想回也回不去了,人家花了钱了,怎么也得在这儿过了,就凑合着吧。那两个人到了八亩台。4 年以后才回去。丽丽和小华是和我一起来的,丽丽和我是一个村的。如果跑,逮住就要挨打。有一个人贩子,女的,把我们仨人给卖了,男贩子又把她给卖了。

问:到这儿后,想家吗?

宋:想家呀。家里我娘只有我这 1 个丫头,我哥儿 4 个。我来那年,七月十五家里给我烧了一大堆纸,啼哭,整天睡不着觉,以为我在外面死了。让骗子骗去,饿死了。当时我妈妈找我,到哪儿去找我呀?

问:什么时候回的家?

宋:4 年后,我回家,我妈很高兴,不让我回来。但这家对我挺好,公公婆婆很好,陈小琴(孩子姑姑)对我挺好,她兄弟(指丈夫)对我也挺好。我妈说叫他们到这里来住,他不干。我们 3 口人一起回去的,女婿不在那儿,我怎么辜负他们的心情呀?他们对我挺好的,说什么我也得回来。

问:回来后,你一直没再回去?

宋:回来后再没有回去。还想回去。我女婿放羊,想发财,养了5年,赔了两万多块钱,所以回不去。现在养的还是山羊,想养小尾寒羊,但没有钱。

问:如果给你贷款,你养吗?

宋:如果有贷款就要,养小尾寒羊。我女婿特别好养羊,我说:都赔了,家里都光了,我走了就不回来了。可他说:不能总赔,还是要养。

问:农大的来讲课,你去听了么?

宋:西沟口那儿中国农业大学的来讲课,讲小尾寒羊的饲养,我没有空儿去听。小尾寒羊有卖500元、800元的和1000元的,小的有200元、300元的,要是有钱,想买。这种羊长得快,贷款也要买。我家贷款6000元,一年压一年,压到两万块了。

问:你丈夫没有到外面去打工?

宋:他也没有到外面去打工,就养羊。但是买的羊有疥,下的小羊羔,有不少都死了,真倒霉。原来买的都是山羊,是在易县养羊,夏天就宿在山坡上,就想走这条致富之路,但是也没有发财。要是能弄到贷款,给我们点儿,我们想买小尾寒羊。现在贷款也不容易,现在没有钱养不了。他放羊也很辛苦,每天起五更,我很早就得给他做饭。

问:家里的地谁种?

宋:家里的地是他叔叔帮助种,我也种不了。去年冬天我去放羊羔,50个羊羔死了30个,他要养就养吧,我也不管他。

问:你上过学吗?

宋:我上到小学五年级,孩子爸上到初一,能看养羊的书。我的愿望是有点钱,满足他爱养羊的愿望,能发财就行了。他就想,什么挣钱养什么,原来养山羊,后看人家养小尾寒羊赚钱,他也就想养小尾寒羊。他脑子也很灵,他花钱买了一群羊,放了5天,赚了500元。但这次羊都死了,倒了霉了。只好等赚了钱,再回家。

问:(向安)你叫什么名字?

安:我叫安兰杰。在村里找建雪家的能找到,找安兰杰就找不到。

问:今年多大岁数了?

安:25岁。

问:娘家是当村的吗?

安:我是唐县的,嫁过来已经3年了,1995年过来的。家里是半山区。

问:你和你丈夫是怎样认识的?

安:我和爱人是在保定肠衣厂干活认识的。结婚后又在厂里干了1年,后就没有干,有小孩子后就回家了。我们是自己搞的,自由恋爱的,就不嫌家里是山区了,同心了就不嫌了!

宋:只要同心就不嫌是山区了。

问:你父母同意吗?

安:父母也都想开了,自己搞的,愿意,就不管。

宋:自己搞的,老人不管;自己后悔了,也不要埋怨老人。本村有一个嫁到教学楼后面的一家,就是自己搞的,现在后悔了,因为家里太穷,但是也不能埋怨老人。现在有一个小孩,也没有办法了。

华:自己搞的,后悔了也不要说出来,要自己忍着!

问:你姐妹几个?上过学吗?

安:我兄弟姐妹5人,我是老四,有1个哥哥,两个姐姐,1个妹妹。我出去干活4年了,18岁出去,上学上到初二,是跟着别人出去打工的。家里供得起上学,是我自己不愿上学了。看到别人出去打工,自己也想去了。

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安:与建雪认识了两年才结婚。这儿的生活和我家里也差不多。结婚后自己过。他哥儿4个,他是老小。家里人口不少,结婚后有了小孩就分家了,自由!家里的地我种,他爸爸经常回来,其

实主要是他种。

问:除了种地,还养了什么?

安:养了猪、鸡。其实,他爸爸在外面干活也不是固定的。

问:今后有机会还出去吗?

安:我还是想上班,但是现在想上上不了。现在在家还好点儿,刚开始时根本受不了,在家里太闷得慌。待孩子大些,还是想去保定上班。他爸爸说:待孩子大点儿,如出不去,就买点儿羊羔、兔子等养,出不去就得想出不去的法儿,老在家里呆着也不是个事。现在孩子才1岁多,太小,什么也干不了。

· 问:在家里除了带孩子还干什么?

安:在家里闷得慌,就看电视,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我爱看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咱生活在农村,就爱看农村生活的。

问:对自己的婚姻生活还是挺满意吧?

安:还行吧,(笑)想出去出不去吧。

宋:山里空气好、新鲜,没有污染,夏天凉快,没有蚊子。满城的人来了说:要知道这里这么好,夏天在这里多呆1个月,买一间房子。都不愿意走了。你们来过一次下次还想来。

安:你们老家都是城市的吧?我西北、东北都去过。在肠衣厂干活时,跟着别人一起跑货,去过乌鲁木齐、乌拉尔,就是没去过南边。跟着别人一起跑,收货、验货。那时还不认识他爹呢。

问:你觉得出去和不出去有什么变化?

安:在家里和外面不一样,就是觉得心里宽敞。常在外面跑,在家里呆不住了,心特别野了。在外边视野广,见人多。可在家里,过来过去就那么几个人,也没有新鲜的。现在哪儿也不去,就是看电视,他爹从外边回来也没给带点儿报纸、书等,在家里特别想看报、书,可想看也没有哇!有时摸到一本书就瞎看。

问:那么你们都想看什么书呢?

安:想看社会现象方面的,与社会有关的,新闻、技术方面的,

与咱家养的东西有关的技术方面的书。我们轻易也不出去家,平常不出家,除非有过不去的事才出去。

问:闷得慌不出去逛逛吗?

安:出去就得花钱,没有钱出去逛什么?(笑)像我们这样二十四五岁的妇女,差不多都是初中文化程度。

宋:过去我们一上到小学五六年级就上不去学了,就想挣点儿钱,买点儿衣服。过去吃的不行,穿的也不行,要上学还得找老的要钱,所以就不想上学了。现在我的孩子上一年级,我愿意自己的孩子上学,只要她愿意上学,我就供她上学。如果孩子是块材料,我借钱也要供她。如果她自己不愿意上学,她不会埋怨你。如果是你供不起她上学,大了她会埋怨你不供她上学的。现在我后悔了,不如那时候多上点儿学,多识点儿字。

问:如果现在来扫盲的,你愿意学吗?

宋:我愿意学。西沟口那儿讲课太远了,我和我的婶子都愿意去学,但太远了,家里养了羊,还得拉出去,拉出来的,太麻烦。

问:你们现在最需要学习哪方面的知识?

宋:养羊、养兔方面的技术也需要;喜欢听如何教育孩子,处理家庭生活方面的知识;也爱听关于妇女生理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就是想如何致富,但富不起来。

这时,刘建雪回来了,也该做饭了。我们告辞出来。

编 后 记

这本具有探索性的书是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农村妇女发展与文化素质教育培训研究”课题组与黄龙寺妇女合作的结晶。从1995年开始,经过3年的工作,这本书终于问世了。该书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一部分,将有研究报告和实地培训实施报告陆续公诸于众。作为课题负责人,我特别感谢我的同志和姐妹,她们是方炼、李家福、王琪和张喜阳(按姓氏音序排列)等老师,她们牺牲了许多假日多次到山区访谈、培训,并做了大量的整理录音、打字等繁细的工作。我也感谢任晓坤和尚绪芝同学在1997年暑期参加田野访谈和进行记录整理。这本书能有现在的水平,也特别感谢徐国伟先生、李波先生、周燕珍女士、陈慧芳女士、刘竹媚女士等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周燕珍女士为本书写序,我也很感谢我的合作者和钟华教授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大量的联络工作。

杜芳琴

1998年8月31日

黔新登字(04)号

责任编辑 薛丽娥

封面设计 龙 英

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求
——山区的妇女口述
(华北卷)
杜芳琴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中路 289 号)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8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412—0816—7/C·25 定价:22.00 元

